

旧金山湾区革命联盟

红色文件 2

红色文献翻译

黑豹党——他们是人民的英雄

从博比·赫顿到弗雷德·汉普顿，已有 28 名黑豹党的领导人和成员被帝国主义的走狗杀害了。这些烈士们的仇我们一定会报的。

从休伊·牛顿到埃尔德里奇·克利弗，再到埃丽卡·哈金斯、戴维·希利亚德和博比·西尔，他们经历了骚扰、监禁、驱逐，经历了警察、法庭和白色恐怖的迫害。黑豹党坚强的成员和领导人在争取解放的斗争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他们必将被平反并取得胜利。

黑豹党的每一位成员都是人民的英雄。他们以革命的精神和勇气直面帝国主义敌人，以革命的暴力回击反革命的暴力，用绝不停止的日常工作直面前所未有的攻击。这证明了他们对人民解放事业的奉献。在这场持久的斗争中，他们一直在为推翻压迫与剥削制度和当今统治阶级及其走狗而努力。他们是活生生的英雄主义的典范，他们应当是所有热爱生命和自由的人们的榜样。

对黑豹党的攻击是统治阶级的绝望和他们再也无力以法律的借口维持压迫体系的证据。他们陷于世界各国人民和国内人民的解放运动中，再也不能用旧的狡诈的方式继续他们的统治了。他们诉诸白色恐怖就是对他们命运的预言。

但我们也正身处许多重要时刻中的一个，必须立即粉碎针对黑豹党的攻击。如果我们用任何必要的手段都没能完成这一任务，那么针对黑豹党的法西斯恐怖将成为这个国家里所有斗争的人民的不可摆脱的命运。所有压迫者的灭亡都是毋庸置疑的。可如果我们没有抓住这一时刻，那么对我们所有人来说，我们这个时代将会有更多恐怖、更多剥削、更多饥饿和更多惨剧。

此刻，不保卫黑豹党，并学习如何更好地保卫他们的任何个人或组织都不能说自己是革命的。同样，不捍卫黑豹党的自由的人也没有资格声称他们珍视民主。

牺牲的英雄们将在人民的胜利中永生。

保卫黑豹党！

向黑豹党学习！

黑豹党万岁！

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无产阶级革命战略

在帝国主义国家中和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是彻底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的关键所在。

要实现这一任务，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在当前形势下，积极领导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反对垄断资本，捍卫民主权利，反对法西斯危险，争取改善生活状况，反对帝国主义扩军备战，保卫世界和平，以及积极支持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

近年来，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的各类大规模群众斗争表明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正在重新觉醒。他们的斗争正在打击垄断资本和反动势力，不仅为本国的革命事业开辟了光明的前景，而且也是对亚洲、非洲、拉美洲人民，以及社会主义阵营国家革命斗争的有力支持。

在帝国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政党在领导革命斗争的时候，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同时，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反对垄断资本，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战争政策的广泛的统一战线。

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共产党人在积极领导当先斗争的时候，应当把这些斗争同长远的和全局的利益的斗争结合起来，应当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精神教育群众，不断地提高群众的觉悟，担当起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人物。如果不是这样，把眼前的运动当做一切，临时应付，迁就眼前的事变，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那就是十足的社会民主主义——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 1963 年 3 月 16 日来信的复信。

自第一份红色报纸出版以来，湾区革命联盟主张把反对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作为美国无产阶级推翻垄断资产阶级专政、建立自己专政的战略路线。自从我们第一次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概念以来，我们受到了许多疑问和批评。

我们的立场与美修的“反垄断联盟”障眼法有什么不同？

我们可以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中间形式国家权力作为统一战线的基础么？

如果不是这样，如何结成反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需要一个中间的新民主主义国家，这是被压迫国家无产阶级的正确战略——怎么能适用于美国这样的帝国主义国家呢？

无产阶级能提出什么纲领来建设这样一个统一战线？

什么阶级和阶级部分会与无产阶级形成统一战线？

小资产阶级不会动摇和背叛无产阶级吗？

怎样才能建立和巩固统一战线中的无产阶级领导？

如何在没有共产党的情况下建立统一战线？

这是围绕统一战线反对帝国主义的主要问题。在本文中，我们将尝试解决这些问题，因为我们提出了在美国建立反对帝国主义统一战线的初步纲要：把美国工人阶级和人民的直接斗争同“第三世界”人民的解放斗争，以及美国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长远目标联系起来。

统一战线反对帝国主义的国际基础

在《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中，林彪对本国反帝运动中最常被引用的分析是：

“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人民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者之间的矛盾，是当代世界的主要矛盾。”林彪分析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即贯穿整个阶级社会的根本矛盾是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矛盾。正如林彪所说，在帝国主义时代，这是一种国际性现象，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但是，林彪的分析决不能像有些人在美国工人运动中试图运用的那样，用来否定美国以及所有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根本矛盾，即劳动的社会性与私有制、资本积累之间的根本矛盾，及从这一矛盾中不可避免地发展起来的阶级斗争，或者是斗争的必然结果：工人阶级及其同盟军推翻资产阶级的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矛盾和生活中的其他一切一样，都要经过过程 and 变化：今天的首要问题，可以辩证地转化为明天的次要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被压迫人民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已成为主要矛盾。任何国家的革命者，他们的战略必须以国际观和客观的世界范围内的权力关系为基础。在当今时代，这一判断当然包括：美国帝国主义上升到帝国主义粪堆的顶峰；美国帝国主义经济的永久军事化；“跨国”公司的扩张和美国垄断资本家输出资本加剧；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国家人民遭受超经济剥削；这种超经济剥削是每个帝国主义国家用来贿赂工人阶级的重要来源部分；最后，苏联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暂时胜利。在这一时期，尽管近些年发生了逆转，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包括其中受压迫的阶级，都享受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当然超过了悲惨的萧条时期水平。但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并再一定条件下形成其对立面，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世界的超经济剥削也不例外。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这些地区的人民抵抗力量不断增强，

取得了许多重大胜利。中国、朝鲜、越南、阿尔及利亚、古巴——事实上，在整个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帝国主义者的处境越来越艰难。

事实上，由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的抵抗所造成的“不稳定”，帝国主义者正把第三世界的外国投资转移到欧洲，在欧洲，美国的投资额虽然比不上利润回报率，但一直以来都是最大的。这种向资本主义其他国家更广泛剥削的转向，究竟是一种发展模式，还是一种暂时现象，还不清楚。需要对在欧洲、加拿大和“第三世界”投资的特定行业进行更多的调查，以确定哪些领域对美国帝国主义最为关键。

但很明显，美帝国主义者与西德和日本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正在激化，因为这两个美帝国主义的下级伙伴正在加紧争取公司的最高地位。随着苏联资本主义的全面恢复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兴起，苏维埃新沙皇与强盗资本家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即使他们合作瓜分世界。中东、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只是美苏帝国主义合作与冲突的三个例子。

这些新的因素，加上帝国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条件不断恶化，在过去的几年里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反叛。帝国主义者越来越无力维持自己的内部秩序，特别是在金融混乱加剧、通货膨胀失控、失业率上升、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税收增加的情况下，所有这些都导致了矛盾的尖锐化，并迫使斗争更激烈，使得（引用红色报告1）“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内外斗争中，努力克服困难和挫折的时期将持续较长的一段时间，但其最终结果是确定的——美国帝国主义的灭亡。”革命者要把困难和挫折减到最低限度，加快完成任务，必须学会在斗争中团结一致，在世界范围实践的基础上，越来越善于制定理论和战略，并使其适应环境变化。

林彪在最近向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提到了当今世界四大矛盾：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矛盾；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矛盾；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矛盾。林强调，这些矛盾中的任何一个都可能引发一场涉及核武器的大战争，甚至是一场世界大战，这是中国人认为非常真实的可能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20 周年庆典的第二十二个口号敦促“现在”做好准备，应对可能发生的重大战争，特别是核战争）。

在本报告中，林没有具体说明哪些矛盾是主要矛盾。他的观点是，国际斗争有了新的发展，可能导致一场世界大战，或者至少是一场大战争，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出现新的主要矛盾。在中国，在日本侵略之前，主要的矛盾是中华民族和英美帝国主义者，以及与他们结盟的大资产阶级和地主。但随着中国大面积的被占领，主要矛盾转移到了日本帝国主义者与顽固的大资本家、大地主之间，同包括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阶级的一部分结成了抗日统一战线。

这一切的重点不是玩猜谜游戏，而是要意识到，主要矛盾不是静止的，而是会转化的，正如列宁所说，假如形势在 24 小时内发生了变化，那么策略也必需在 24 小时内加以改变。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把握贯穿资本主义社会和所有阶级社会的根本矛盾，以马克思主义对阶级斗争的基本认识为指导。这就强调了在斗争的各个阶段，必须在统一战线和人民运动中发挥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思想的主导作用。因为只有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不可避免的危机中发挥领导作用，才能进行斗争，扫除旧的资产阶级秩序，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为了解释为什么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即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标准，

仍然是当今美国帝国主义的根本，参见本期《革命青年和无产阶级之路》一文，在本期其他部分）。

日益的发展是反对美帝国主义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世界统一战线。美国帝国主义虽然处于灾难的边缘，但仍然是世界帝国主义的主要支柱。但是，随着殖民地人民解放斗争的势头越来越大——越南人民是他们的先锋，中国人民是他们的后盾——不仅从外部，而且从堡垒内部，有利于建立更广泛的反美帝国主义统一行动。正如林彪在《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中所说：日本帝国主义征服中国的政策使中国人民有可能对他们形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一样，美国帝国主义寻求世界霸权的政策也使全世界人民有可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对美国帝国主义进行集中打击。

美国政策的影响及其所遭受的失败，使美国劳动人民的负担不断增加，法西斯的镇压日益加剧，使越来越多的兄弟姐妹认识到敌人的嘴脸，进而团结力量，同世界人民一道，推翻帝国主义分子和他们的恐怖统治。建立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国内统一战线会必然支持世界人民的斗争，这是我们的革命义务。对美国的劳动人民来说，不团结一切在斗争中可以团结的人，就是默许发展法西斯主义，因为帝国主义越来越不能以其他方式维持其统治。

作为美国无产阶级战略的统一战线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但是，“帝国主义”一词在大众意识中主要是垄断统治国家对其他外部国家和或人民的压迫。此外，在我们的例子中，“帝国主义”一词往往被理解为描述黑人和棕色人民国内的的压迫。

在美国，我们的统一战线战略是反对垄断资本主义阶级的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的长期战略目标是推翻垄断资产阶级专政，用无产阶级专政取代取而代之。但是，（1）无产阶级没有基本同盟、次要弱势的盟友和中立分子，就无法建立和巩固专政。因而（2）无产阶级今天无法领导统一战线，明天也无法掌握政权，除非它的白人部分被唤起政治意识，同更先进的黑人无产阶级在共同斗争中团结起来，除非一个共产党主要是由统一的无产阶级建立起来的。

统一战线反对帝国主义”口号的优点是，由于“帝国主义”一词的普遍意识，它把注意力集中在统一战线的重要方面，即需要支持美国以外被压迫国家和国内殖民地的革命民族解放运动。此外，它还反对统治阶级的侵略政策、战争支出和军国主义。

此外，由于帝国主义是垄断资本主义，这一口号是科学正确的。

我们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战略与越南或泰国的统一战线战略有什么区别？在后一种情况下，美国帝国主义可以被打败和驱逐，一个由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和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政府，不必使用纲领性口号：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等。从某种意义上说，统一战线可以扩大一段较长的时间，无产阶级专政可以通过无产阶级政党在建立社会主义农业、工业和文化机构的无私工作中发展起来，依靠在群众中建立这些机构，使之成为自己的机构。

在我们的情况下，这是一个推翻我们的国内暴君——垄断统治阶级的问题。我们不能用“民主”革命推翻我们的统治阶级。这个问题将明确而果断地转变成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而统一战线无疑将发生转变。今天不稳定的盟友明天可能会变得中立或敌对。反对垄断资本的统一战线将继续存在，因为一些非

无产阶级和阶层将支持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当时的特殊需要和利益只能以这种方式实现。这就是为什么贫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在 1917 年 10 月支持布尔什维克。

今天，学生们，实质上是无产阶级的同盟者，追随着属于无产阶级整体的进步黑人的反帝国主义运动。今天的先锋作用正在由黑人无产阶级行使。必须认识到，“反帝统一战线”虽然软弱，但却是今天的事实，必须得到加强和扩大。“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统一战线”是明天的事实。他必关注和着力于在共同在斗争中建立黑人和白人无产阶级的统一，并将政治和反帝国主义意识带给白人工人。当然，如果不克服白人工人的白人沙文主义，就无法实现这一点。

白人沙文主义已被或正在被克服的程度的标志是白人工人在多大程度上支持黑人和有色人种人民为自由、经济平等和自决权而进行的斗争，这是反对垄断资本的共同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必须在统一战线、工人阶级和革命组织内部，继续同白人沙文主义作斗争。

一旦一个与统一的革命无产阶级先锋队相符的共产党发展倒那样的程度，也只有这样，无产阶级领导的统一战线才能发展起来。学生将是一个重要的群众盟友，劳动人民的中间阶层（非无产阶级）将成为一个基本同盟，在这一进程中，“无产阶级专政”将不仅仅是宣传或政治教育，而是一个实际的斗争纲领。

我们当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现在的统一战线是脆弱的，无产阶级是不团结的，不能领导它，也没有发展出代表性的共产党。我们必须发展统一战线，培育革命工人阶级的团结和斗争性，建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基础的共产党。我们必须同时完成这三项任务。如何开始？我们认为，我们现在的

最佳路线是把当前反帝斗争的主要方面联系起来，通过勇敢和坚持不懈的工作，把每一个方面中的先进战士发展成为全体的战士，把他们提高到更高的水平。

这五个斗争的主要方面是：

1. 黑人和美籍墨西哥人的民族解放，支持所有受压迫少数民族的民主要求。
2. 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支持殖民地解放。
3. 反对法西斯主义，资产阶级的公开的恐怖专政。
4. 反对帝国主义压迫和剥削妇女。
5. 团结无产阶级，抵制垄断资本家对人民生活水平的攻击。

我们将在本文后面分别讨论这些要点。我们认为，它们代表目前统一战线战略的基础。但是同志们有不同意见，我们想在这里处理一下其中的一些问题。

RYM II 的四位领导人就统一战线反帝国主义问题提出了这样的看法：

必须强调的是，反对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只能是无产阶级的战术方向，不能是战略方向，因为战略计划意味着基于阶级力量进行调整，在整个美国，只有代表无产阶级的不可分割的力量，符合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

我们不同意这一观点，因为它建立了无产阶级不可分割的力量，反对“统一战线”，坚持统一战线只是战术上的，不是战略上的，从而削弱了统一战线的重要性。我们同意所给的战略定义，“基于阶级力量调整计划”，如果理解为“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计划”，我们对这个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计划”或“战略”就是统一战线。统一战线战略的目标不是无产阶级国家之前的人民民主等中间型国家，而是无产阶级国家本身。与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不同的是，从人民民主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只有一个阶段。资本主义已

经发展到了最后阶段，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它已经烂透了。只有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它，才能把它消灭。一个阶段！一个策略！

也许疑惑不在于“战术或战略”问题，而在于统一战线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关系问题。列宁把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定义为无产阶级和贫农阶级联盟的一种特殊形式。“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实际上更接近于无产阶级的专政（作为一个概念），而不是“无产阶级的不可分割的力量”等。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和“无产阶级专政”中都获得了盟友的支持。

特别是在危机愈演愈烈的时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都试图赢得中间阶级和阶层的拥护。如果无产阶级不能为中产阶级和阶层的利益进行一致而彻底的斗争，反对统治阶级的压迫，并学会在革命的引导下巩固这场斗争，它就不能战胜帝国主义敌人，也不能成功地抵抗日益加剧的法西斯化。

简而言之，没有大多数美国人民的支持，无产阶级专政既不能实现也不能维持。把统一战线仅仅看作一种战术，将其简化为一种噱头，无产阶级通过这种噱头吸引其它阶级和阶层。不！统一战线是无产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反对帝国主义压迫者而建立和领导的。其他加入统一战线试图接管统一战线领导权的阶级和阶层，也是基于他们与帝国主义的矛盾不断激化，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这样做的。如果统一战线不是战胜帝国主义的战略，那是什么？

虚伪的反垄断联盟的修正主义者在帝国主义的美国发展了“两阶段”理论，可能是因为他们害怕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当然是因为他们不愿意为之战斗。

其他人公开攻击统一战线。例如，在由 SDS 现任领导人编写的，著名的“Weatherman”一文中，我们发现了以下陈述：

“在没有两个阶段的情况下，就没有与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因为小资产阶级的利益不是用社会主义代替帝国主义……他们的阶级立场并不反对帝国主义的制度。”（“Weatherman”，第五节，反帝革命和统一战线）

我们同意没有两个阶段。我们不同意与小资产阶级不能有统一战线，也不同意与小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意味着有两个阶段。小资产阶级可以加入反对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因为它们与帝国主义有矛盾；有时还是非常尖锐的矛盾。我们现在正处在矛盾激化的时期。因为不但提高的税收，通货膨胀，利润减少或儿子、兄弟阵亡等，他们越来越地反对越南战争。当然，很少有人能被列为解放阵线的全心全意的支持者，在他们总体上变得更好之前，事情可能会变得更糟。但随着矛盾的加剧，他们的参与将更加彻底。如果无产阶级干得好，帝国主义危机恶化到几近无政府状态，他们就会认识到，他们当时的利益在于支持工人阶级掌权，就像 1917 年 10 月在俄罗斯做的那样。工人阶级在没有来自摇摆不定的非无产阶级，至少包括一部分小资产阶级支持的情况下，是无法上台的。

与 Weatherman 和 Rym II 的构想相反，我们的问题是：反帝统一战线是无产阶级建立专政的战略路线。统一战线的战术，包括无产阶级及其同盟提出的计划——将改变，但不是改变针对帝国主义统治阶级的纲领基础上团结一切可以团结之人的战略。不包括无产阶级专政的最低纲领，以此作为反帝帝国主义的基础。当然，共产党人也有一个最高纲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是我们一贯提倡和宣传的，但我们在这个时期团结起来的基础是最低限度的反帝纲领。共产党人必须带头提出这个计划，团结一切可以团结之人。

为了将斗争引向消灭帝国主义，统一战线的主导力量必须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是指直接参与创造剩余价值的工人——农业、采矿、运输、建筑、公用事业和制造业的工人。如果没有这一庞大的群体（超过 3000 万工人），就有几个阶层，当然，他们之间存在矛盾，特别是最低工资的非熟练工人和高薪的熟练技工之间。即使在前者中，也有先进、中间和落后的工人。共产党必须建立在工人阶级中受压迫最严重的部门之上，建立在最先进的部门之中，代表无产阶级整体的先进利益。这样，通过获得足够的股份或少量的房地产实际上从帝国主义中获益的少数工人贵族，他们就可以被中和，并且部分地被战胜。即使对这些高技能工人来说，只要他们不能不为他人创造剩余价值而生存，资本主义制度下也没有真正的安全——正如许多大型工厂的关闭，甚至是熟练工人也失去了就业和生计所显示的那样。

我们在基本无产阶级中，包括了“劳动后备军”，即数以百万计的失业者，他们虽然不定期工作，但仍在工作，而且在失业时，也在找工作。这一群体仍然是整个阶级的一部分，其与生产资料的集体关系标志着它是现代社会潜在的最强大的阶级。它区别于真正的流氓无产阶级，流氓无产阶级寄生于无产阶级的劳动。我们不是要完全否定流氓无产阶级的某些部分的革命潜力，但是，把这个下流的群众和失业的无产阶级大军混为一谈，然后宣布“流氓无产阶级”为“先锋队”的倾向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在黑人和其他“第三世界”运动中，这一点更为容易理解，在那里失业人数要多得多，包括大量的永久失业者。“劳动后备军”和流氓无产阶级之间的区别没有那么明显。仍然把失业者和流氓混为一谈，在此基础上使流氓成为先锋，就是不能充掌握握黑人无产阶级，特别是受失业压迫最严重的那一部分的真正先锋作用。整个无产阶级中的黑人领导

层，正在通过基础工业中黑人和有色人种工人的日益集中（他们通常占劳动力的 50%）以及黑人和有色人种工人的激进斗争而建立起来。他们正在逐步发展更先进的政治路线并开始团结他们周围的白人工人。（我们在本文中对流氓无产阶级作了简要的介绍，为了更彻底地分析这个重要的群体，我们建议富兰克林同志就流氓无产者这一问题在本期的其它地方做一篇文章）。

美国无产阶级的基本盟友是：使资本主义阶级从无产阶级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中获得利益，其工资来源于无产阶级的劳动的商业工人——女服务员、销售人员和其他从事贸易的雇员；其他主要依靠自己劳动谋生的劳动人民，如小土农、小店主、许多社会工作者、教师、下级公务员和政府雇员；剩下的无产阶级可以像许多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一样，被当作盟友来争取。小资产阶级家庭主妇，她们通过争取妇女解放的斗争，认识到自己的利益是在无产阶级一边的，她们可以作为盟友被争取，往往比她们的丈夫更容易。所有这些同盟今天都可以争取过来，不仅是对统一战线，而且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党及其最高纲领的领导：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无产阶级运动越强大，作为基本同盟的人民就越广泛。帝国主义的衰败不断地把这些阶层推倒，在严重的危机时期，他们陷入了毁灭。虽然他们可能偶尔会梦想致富，但他们每天都在为生存而奋斗，在某些情况下，生存状况接近，甚至低于无产阶级受压迫部分。

次要的反帝同盟将从小资产阶级中获得，包括“独立的专业人员”，如医院公司的医生和大公司的律师，他们的职位正日益社会化；小规模资本家，他们不断被垄断资本所驱逐，被迫承担帝国主义代价沉重的负担；小型承包商等。他们与无产阶级的团结往往是非常不稳定的，而且具有动摇性。

无产阶级的敌人是垄断资本家，那些接近垄断资本并屈从于垄断的资本部门的上层管理者，当然还有所有官僚、公务员、蠢猪和其他寄生虫，他们都捍卫帝国主义者的立场。

无产阶级的任务是在其领导下巩固主要的基本盟友，并在斗争中争取次要盟友。

统一战线战略为确定敌友提供了具体依据。现在，所有在最低限度计划的基础上团结起来的人——除了推翻帝国主义统治阶级之外——反对垄断帝国主义——都是无产阶级的朋友。所有反对该纲领的人，站在帝国主义一边，都是无产阶级的敌人。随着统治阶级的衰弱和无产阶级及其基本同盟积聚力量和势头，无产阶级及其基本同盟与垄断资本家及其基本同盟之间的根本矛盾将凸现出来。这将发生在革命危机中，无产阶级及其同盟必须为权力而战，以满足人民的迫切需要。那么，通过敌人确定朋友的基础——统一战线的纲领——就是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在这一点上，许多中间势力将分裂，尽管大多数将继续动摇，甚至试图代替无产阶级及其盟友夺取政权。但是，现在，把无产阶级专政或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决定敌友的基础，就是把潜在的朋友推进敌人的阵营，把无产阶级的盟友抢走，使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倒退。没有人能够准确预测无产阶级专政在群众运动中何时、如何产生，但我们可以说，它将通过无产阶级围绕统一战线和统一纲领的斗争，辩证地发展起来。我们从五个主要部门着手制定这个计划。

黑人和墨西哥裔的民族解放和对所有受压迫少数民族的民主**要求的支持**

以黑人解放运动为首的在我国的被压迫人民运动，将在无产阶级的全面斗争和统一战线中发挥特殊的领导作用。许多关于黑人在美国的确切地位的理论

正在被提出。一般来说，他们分为两个阵营：否认黑人遭受民族压迫，使黑人运动在阶级斗争中处于从属地位的人；那些认识到黑人解放斗争既是一个民族问题也是一个阶级问题的人。我们支持第二种观点。我们承认这是了解美国无产阶级革命动态的关键，但在那些持这种立场的人当中，也存在着巨大的分歧。有人认为，黑人民族斗争的最高形式将是解放南方“黑带”的人民战争，南方是美国黑人历史家园，少数人甚至坚持解放“黑带殖民地”是美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先决条件。

我们看到了这个立场的真正危险，尤其是当它是由站在黑人斗争之外的白人提出的。我们维护黑人在“黑带”地区形成独立国家的权利。我们还认识到，他们对该国另一个地区——例如，纽约市、纽瓦克、费城、华盛顿特区和巴尔的摩——建立独立国家的主张同样合法，因为黑人已经在那里集中了好几代人，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黑人的背负的劳动造就了北方强大的工业中心。

黑人民族不是美国境内唯一受压迫的民族，西南部的墨西哥裔美国人也是美国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西南部是从墨西哥占领的领土，土地随后从其居民手中侵占。农村的语言是西班牙语。文化和历史与墨西哥有着密切的联系。墨西哥裔美国人，即使在北方城市，也知道西南部的历史、英雄和战斗。今天，在农村有许多生活贫困的人组织收回被白人地主和资本家从他们那里侵占来的土地。作为共产主义者，我们有责任支持美墨人民的自决权，并未所有有色人种提供充分的民主权力。

波多黎各人民要求结束美帝国主义对波多黎各的殖民统治。白人工人也必须为“解放波多黎各”的要求而战！

被压迫民族形成独立国家的权利是民主的要求。虽然我们维护自决权，承认我们有责任在白人工人中为这一权利赢得支持，但我们不认为分裂问题——在“黑带”或国家其他地区——是今天黑人解放斗争的核心。

那些这样说的人，是将自己的教条主义用于黑人，什么构成国家，什么不构成国家，斯大林有一套标准。这样做，他们实际上是淡化了黑人运动的潜在力量。他们把黑人国家的问题简化为地理问题。“黑带”之外的黑人，美国境内的大多数黑人，在“白人压迫者国家”内，仅仅是作为“少数民族”。“黑带”中的“白人”实际上超过了那里的黑人，成为了“黑带”国家中的“少数民族”。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嘲弄。斯大林对一个国家的定义的实质是一个民族的共同历史演变。正是这个国家历史上直到今天，黑人共同受到的压迫和他们的共同反抗，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使之成为了一个民族。它们明显不同于南方白人或北方白人的历史演变。

斯大林在提出民族标准的同时，也指出“民族问题本质上是农民问题。”为什么？因为在被压迫的国家，农民占了全国的绝大多数。“土地问题”至关重要。打破封建土地所有制，进行土地革命，是在反帝斗争中无产阶级领导团结农民的关键。这是一条战略路线，基于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独立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它可以指导经济沿着集中的、集体化的路线发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推进社会主义建设。

在今天的“黑带”地区，大多数黑人居住在城市中心——亚特兰大、伯明翰、新奥尔良等地。即使在农村地区，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快速发展，以及大多数的佃农（农民）离开土地，许多留守的人也变成了农业工人。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的黑人起义，不管是南方的还是北方的，都不是农民起义，而是城市起义。

这就是为什么黑人和有色人种的注意力和运动集中在城市地区，不是围绕着土地所有权和独立的国家，而是围绕着其他民主要求：结束警察对社区的恐怖占领；向学院和大学、黑人和第三世界学习项目开放招生；社区对学校的控制，结束白人在工作上的霸主地位（特别是白人对技术行业的垄断）；向黑人和有色人种开放职业和专业培训；以及登记、投票和选举公职人员的权利。

今天，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的黑人民族问题，实质上都是无产阶级问题。正因为黑人民族问题本质上是无产阶级问题，黑人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组织在这些斗争中越来越起主导作用，明确了帝国主义是需要打击和对抗的主要敌人，指明了整个无产阶级团结的路线。无产阶级斗争中的黑人和有色人种领导的新的事实，正在动摇白人至上的格局——这是美国统治阶级阻碍其受害者革命团结的重要支柱。统治阶级的成功，即使在极端危机时期，也能让一部分白人工人支持或容忍对黑人的压迫，从奴隶制开始，一直到今天，拒绝经济平等和民主权利，是美国帝国主义的怪物得以延长其寄生生命和世界人民的痛苦的一个主要原因。

但是，白人工人所谓的“特权”——他们比非白人工人受到的压迫和剥削更少——一直是他们自身受到剥削和压迫的次要因素。今天，以白人至上为基础的工人阶级分裂和压迫，随着黑人解放运动的日益壮大正在转变到相反的方向，与美国的有色人种和世界人民联合起来对抗同一个敌人，正在赢得来自本国的盟友——首先是学生，越来越多地是白人工人，尤其是青年人。这就是为什么美国黑人和美籍墨西哥人的斗争具有双重性质——反对被侵略国家里的民族压迫，反对整个无产阶级所遭受的超经济剥削——是在反帝国主义运动中建立统一战线和无产阶级领导层的关键所在

白人共产主义者的特殊责任是唤起白人工人阶级的真正阶级利益，了解黑人和有色人种在阶级斗争中的先锋作用，积极同黑人和有色人种团结一致，积极斗争，并实现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在粉碎帝国主义、改造世界中的历史作用。

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支持殖民解放

对我国以外的半殖民地人民和殖民地人民同帝国主义统治者斗争的具体支持，是无产阶级的当务之急，必须在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中建立起来。在红色报刊 1 中，我们说：“随着世界各国人民在与美帝国主义的全球对抗中越来越多地采取主动行动，垄断资本主义解决其与美国工人阶级矛盾的能力逐渐受到限制，为工人阶级夺取国家权力创造了条件。”在帝国主义的最后一次衰落中，当美帝国主义被推到墙边，并试图用更多的力量迫使美国人民以血汗和金钱来支持法西斯战争时，无产阶级能够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更广泛的基础上将美国人民团结起来。

当然，当前的中心任务是把帝国主义者赶出越南，支持民族解放阵线、临时革命政府和越南民主共和国，但我们还面临更多。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受到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的帝国主义者的问题随着越来越多的抵抗成倍增加。随着对越南侵略的反对成为一种群众运动，并且反对我们经济的永久军事化、战争开支，以及日益认识到越南战争不是一个单独现象，泰国和老挝已经成为热点，对中国的侵略也已露端倪。尽管如此，人们对美国卷入中东的动机以及对美国参与这一地区重大侵略战争的真正可能性的认识还不足。对许多人而言，帝国主义的面貌以及变得明显，我们必须坚持不懈地揭露它的每一个毛孔。

反法西斯：资产阶级的公开恐怖独裁

美国帝国主义危机随着世界各地民族解放运动的不断胜利而愈演愈烈，这只垄断的野兽转向了对内法西斯化，“把危机的全部负担都放在劳动者的背上。”反对帝国主义统一战线的中心是依靠捍卫被压迫和被剥削人民的一切有组织的力量反对法西斯恐怖主义的斗争。今天，法西斯对黑豹党的攻击——警察的威胁和骚扰、合法的谋杀、对几十名政治犯的捏造指控、阴谋诡计——旨在消除黑人对不断增加的奴役和苦难的唯一抵抗。黑豹党的抵抗、反对破坏工会的斗争、维护和增加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斗争、通过任何必要手段约束警察的斗争，都是反法西斯斗争的必要条件。“在这些准备阶段，不反对资产阶级的反动措施，不反对法西斯主义的发展，就不能阻止法西斯主义的胜利，反而有利于法西斯主义的胜利。”（迪米特罗夫，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正如季米特罗夫指出的，反法西斯斗争必须发展成为反对帝国主义垄断的统一战线。法西斯主义不是阶级力量的基本调整；在美国，“金融资本中最反动、最沙文主义、最帝国主义的元素”已经掌权。阶级统治的主要形式，资产阶级的“民主”专政，正迅速地越来越变为“不受约束的、恐怖主义的独裁统治”，这就是法西斯主义。

美帝国主义的危机现在是如此严重，直接影响到世界上最大的垄断企业的利润。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是美国人口中的一小部分，他们从剥削压迫制度中获得的利润日益有限，其内部存在着冲突。不同的、相互冲突的帝国主义战略出现了：继续集中于帝国主义的原材料开采，或以“多国”（为买办资产阶级划出一块一小块）公司为基础，以开发被压迫民族新消费市场的附属生产厂为基础，以及与社会帝国主义压迫者的友好竞争和经济渗透为基础。这场冲突已经在越南、秘鲁和玻利维亚形成，在那里，反动政府征用了美国的采掘公司。

为了攫取利润加奸商之间的冲突加剧了，无法通过统治阶级和资产阶级“民主”专政的“选择性”方法得以调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更加尖锐化，并浮出水面：继迪克和斯皮罗之后，尼克松在 11 月 3 日的讲话中呼吁，从政府高层下来，让“沉默的多数派”走上街头，发出自己的声音。几天后，斯皮罗将布朗希尔公司的注意力集中在“自由”媒体上（CBS、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这些媒体都是所谓的“跨国”公司的代表）。为什么？因为“对总统不公平”和“对公众不诚实”（也就是说，政府部门缺乏统治阶级的团结）。媒体对此作出回应，称其为极权主义，类似于法西斯主义。他们对自 1966 年来自愿接受的审查制度嗤之以鼻，一年多来从他们的档案中揭露出了一个故事——歌颂我们的大屠杀，一个对政府部门极具破坏力的故事。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促进了资产阶级和平主义，发展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反战思想——自越南夏季以来，通过麦卡锡运动，由许多同样的力量大力推动这一运动，进入了暂停。美国军团，拿起尼克松的“沉默多数”旗帜，开始挥舞它以支持大屠杀。诸如此类，辩证地说，事件的意义变成了它们的对立面。

这是什么意思？每一段严重的危机都会在许多层面上引发矛盾的激化——阶级之间、阶级内部。在当前的危机中，对国家机构法西斯化最引人注目的推动来自帝国主义巨人中最反动、最沙文主义色彩的人。“法西斯主义在它的鼓动中，企图把这些群众（中间阶层）争取到自己的一边，企图把城乡的劳苦群众和革命无产阶级对立起来，用“红色恐怖”的号角恐吓小资产阶级，我们必须把矛头转向相反的方向……”（迪米特罗夫，UFAF）法西斯主义的群众基础是无产阶级潜在的盟友，如果要避免和粉碎法西斯主义，必须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将其争取到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力量一边。

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必须与最“自由”的垄断帝国主义结盟，或以任何方式依赖他们？许多“和平过渡”的文学和现代修正主义的美国共产党（CPUSA）片面的合法取向都试图让我们相信这一点。为什么理解帝国主义者之间的这种矛盾，对于回答为什么我们不与资产阶级的“更好的”部分结盟的问题很重要？因为在不了解帝国主义危机与法西斯主义发展的关系的情况下，无产阶级革命家不可能制定利用这种资产阶级内部矛盾的战略，不可能建立消灭法西斯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为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奠定基础。“共产国际不赞成无条件的联合，除非有一个所有工人都可以接受的基本条件，即联合是针对法西斯主义，针对资本的进攻，针对战争的威胁，针对阶级敌人的。这是我们的原则”（迪米特洛夫）。

最后一件事：把重点放在开展群众中的法律工作，排除非法工作，就是把我们的战略防御地位转变为一个原则问题。以“最具革命色彩的言论”为外衣的社会和平主义，是名义的社会主义者，但实际上是和平主义者，客观地背叛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利益。群众反法西斯运动，不准备发动进攻性的、非法的行动，就是把群众引向陷阱。

反对帝国主义压迫和剥削妇女

对妇女的压迫和剥削形成于私有制的诞生和社会分化。因此，争取妇女解放是无产阶级革命和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斗争的组成部分。在男权和大男子主义的物质基础被摧毁之前，“解放”的实现将是虚幻的。但是，反对妇女压迫的斗争，既不能推迟到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以后，也不能只在工人阶级及其组织内部进行。列宁写道：“…我们意识到这个人的特权地位，而且…我们憎恨——是的，憎恨——并且想要消除一切压迫和骚扰劳动妇女、工人的妻子、农妇、

小男人的妻子，甚至在许多方面，包括财产阶级的妇女。”如果今天的共产党人不能积极支持妇女反对压迫者的斗争，我们就无法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并失去统一战线的一支基本力量。

男权是美国帝国主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垄断资本主义的停滞经济不能提供充分就业。沙文主义认为“女人的位置在家里”有助于使大多数妇女远离劳动力市场，并使资本家能够过度剥削劳动妇女，并将她们置于同她们在家中的从属角色相似的卑微工作岗位。在帝国主义不可避免的战争总动员中，妇女后备军在维持生产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闯入通常禁止她们涉足的领域。但一旦战争结束，鼓吹妇女家庭和性别角色的宣传就会铺天盖地淹没她们对平等的要求。

美国的黑色和有色人种妇女尤其受到压迫。他们是恶毒宣传和包括强制绝育在内的种族灭绝人口控制计划的目标。他们的家庭通过福利制度被系统地摧毁，福利制度将他们和他们的孩子置于国家的直接控制之下，以期抑制革命意识和活动。此外，非白人女性工人受到三倍的压迫——作为受压迫民族或少数民族的成员，作为工人和妇女。她们的收入最低，失业率最高。

另一方面，作为被压迫民族或少数民族的成员，这些黑色和有色人种妇女在妇女解放斗争和反帝民族解放斗争中提供了一个重要环节。这些妇女必将在反压迫剥削妇女的斗争中，在反对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中，起到领导作用。

今天的妇女解放运动，是在帝国主义矛盾激化和国内外被压迫民族和人民对其日益激烈的斗争中产生的，正如美国最初的妇女解放运动是反奴隶制斗争的产物一样。广大妇女——其中大多数是白人，非无产阶级工人和小资产阶级学生的妻子——正奋起反抗她们的退化和从属地位，要求减轻家务和照顾孩子

的负担，工作上的平等，有意义地教育并主导自身及人际关系。在反抗对妇女压迫的斗争中，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妇女解放运动以无产阶级思想为指导，以满足最受压迫和剥削妇女的需要，并由这些妇女领导。这一点特别重要，因为现在资产阶级正着手支持妇女解放运动。

列宁呼吁共产党人提出争取妇女利益的要求，“视现有情况而定，自然要与无产阶级的总体利益相联系。”我们不能停止对自由合法堕胎的要求，但必须坚决要求停止对贫困妇女的强制绝育；我们必须要求劳动保护的立法扩大适用于所有男女劳动者，而不是像一些“妇女权利”团体所倡导的那样废除；在任何要求免费获得节育方法的情况下，我们都必须要求所有贫困者和劳动人民都能获得免费医疗和医院护理，以确保妇女及其子女的安全。我们必须明确，绝大多数妇女的利益与无产阶级的利益是密不可分的，必须加入最受剥削压迫的人们的斗争。共产党人必须积极支持妇女解放的斗争，把它同世界人民反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斗争联系起来，把美国数百万受压迫受剥削的妇女团结到统一战线中。

团结无产阶级抵制垄断资本家对生活水平的攻击

我们最后讨论这个问题，不是因为我们认为它最不重要。相反，我们认为它是共产主义者和整个无产阶级的支点。目前，尽管黑人和有色人种革命派发挥了先锋作用，但无产阶级显然不是人民运动的主导力量。通过融入工人阶级，并同垄断资本做斗争从而粉碎无产阶级身上的污泥浊水，共产主义者才能建立无产阶级先锋队领导革命，只有通过世界人民以及国内黑人与有色人种的团结，通过反对压迫妇女，通过坚决和积极的斗争来扭转法西斯的镇压，无产阶级和其盟友才能在今天生存下来，并为明天的斗争争取力量，以便从帝国主义敌人

手中夺取政权，以便充分保障无产阶级的生活水平和未来的安全，这一点将被证明。

随着帝国主义危机的加深，它试图将失败的成本转嫁到劳动人民身上来挽救其肌体。为了摆脱这种负担，让帝国主义者吐出利润，就必须坚决打击垄断利润。这场斗争包括许多方面——反对延长劳动时间、裁员、关闭工厂和工贼叛徒；反对减少福利、腐败的医院和削减医疗保健开支；反对“防御”和空间预算；反对税收抢劫、工资冻结、价格上涨以及企业垄断对空气、地球、水和教育系统的污染。通过对国家机器的每一次攻击，我们可以帮助无产阶级革命化，并且有助于建立和巩固先锋队。仅靠激进的经济斗争，不能造就革命的无产阶级。宣传和鼓动也将不会脱离日常的阶级斗争。在我们作出行动之前，我们决不能等待统治阶级进一步降低我们的生活水平。我们一定要抓住每一个机会发动进攻，建设一个有阶级意识的，黑人、白人、有色人种以及男女团结一致的无产阶级。

无论是在共产主义组织中还是在整个白人工人阶级中，实现这种统一的一个主要障碍是白人沙文主义的意识形态和白人国家至上的上层建筑。

白人沙文主义在革命者中的一个主要表现是明显倾向于将武装斗争视为黑人的领域，将意识形态斗争视为白人的领域。不知何故，白人被认为是高贵的，不能牺牲在猪的子弹上，而黑人和有色人种的头脑则被视为无法应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在建设反帝统一战线的过程中，为了实现统一，巩固统一战线的领导，白人共产党员必须听取、学习、并参与黑人和有色人种共产党员理论贡献作的斗争。此外，白人革命者现在必须黑人和有色人种革命者一起参

加武装自卫和其他形式的武装斗争，帮助人民群众为统一战线的最终高潮做好准备：通过武装斗争一劳永逸地彻底推翻垄断资产阶级，并巩固无产阶级的专政。

同样，对于实现黑人、有色人种和白人无产者的团结至关重要的是在整个工人阶级中清除白人国家至上主义和沙文主义的斗争。这种白人特权和沙文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被统治阶级利用来进一步分裂无产阶级。白人工人被迫将黑人视为工厂和社区中相对特权地位的危險挑战者，而黑色和有色人种的愤怒则从真正的敌人——帝国主义统治阶级身上转移走了。为了同工人阶级中的白人至上主义和沙文主义作斗争，为无产阶级的黑人、有色人种和白人团结铺平道路，共产主义者必须向白人工人中不断提出黑人和墨西哥裔美国人的自决权和被压迫少数民族的充分民主权利。白人工人必须明白，他们的白人特权是毁灭性的特权，因为他们阻碍无产阶级团结起来，妨碍他们最终战胜帝国主义和巩固自己的专政。

但是，如果无产阶级中充满了男权至上和沙文主义，中间分裂，没有勇敢的战士和众多潜在的先进分子，黑人、有色人种和白人无产阶级的团结是不可能实现的，对妇女的压迫本质上是个工人阶级的问题，妇女解放是无产阶级获取权力的一部分。至关重要的是，无产阶级组织必须同妇女所受的压迫作斗争，这场斗争包括：同工同酬，公司资助的儿童保育中心让妇女自由工作，免费洗衣店，为妇女提供充分就业，增加而不是削减福利和医疗保障，以及其他对劳动妇女极为重要的问题。这当然非常重要，必须发展为这些要求而奋斗的资源 and 干部。但是更为困难，也是非常关键的任务是，要与工人阶级中的男性压迫女性作斗争，在工人阶级中开展思想斗争，使现在落在妇女身上的苦差事得以

分担和减轻，使妇女摆脱男性的统治，发展成为无产阶级的斗士和无产阶级领袖，使思想和行动独立发展成为能够独立思考和行动的无产阶级战士和领袖。

为此，共产主义组织必须成为工人阶级的榜样。我们必须根除在我们自己的队伍中仍然存在的男权至上和大男子主义，依靠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和治病救人的集体主体精神关怀同志，必须尽一切努力最大限度地发挥妇女的领导作用，并通过革命的意识形态和实践获得解放，男女共产主义者在革命中激励工人阶级实现男女平等。

当然，写下来要比做下来容易得多。认真执行任务，总结经验，一定会提高任何共产主义集体的工作水平。

在工人阶级中建立统一战线——方法问题

共产党人必须奉行这项策略，通过争取工人阶级迫切需要的纲领，将工人贵族和资产阶级走狗孤立起来，在工作和生活中，将这些斗争发展成反对帝国主义国家的全面政治斗争。但这还不够：共产党人还必须始终如一地坚持我们的全部的政治纲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以此提高工人阶级的普遍觉悟，找到先进工人，组织作为工会之间开展工人运动基础的共产主义小组，并且可以通过这些中间组织将其发展成为共产主义领袖。

这些中间组织的纲领必须是反帝国主义统一战线的纲领；他们的领导人必须是共产党人和对抗反共运动的积极分子。

这些工人阶级的反帝组织，领导工人围绕工作和生活的日常问题进行斗争，并把这些斗争同反对帝国主义老板的其他斗争联系起来，是建设统一战线和共产党作为领导力量的关键。在这些组织的斗争过程中，涉及到大量劳动群众，已是先进的工人将更加充分地认识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工人阶级新领导人的

重要性，潜在的共产主义骨干将从无产阶级中诞生。当然，这只会发生在共产党人进行耐心的政治工作，特别要注意发展先进分子，同时实践群众路线，帮助领导斗争，以便让最广泛的群众积极参与并学习他们自己的经验的前提下。

这是将我们现在的组织转变为工人阶级组织的方法——由少数先进工人和共产党人组成的基于反帝组织——转变为以统一战线纲领为基础，由共产党人和其他革命工人领导的群众组织的途径。这也是我们现在的集体，主要由学生和以前的学生组成，能够转变为真正的工人阶级的共产主义组织，能够团结起来，形成一个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党的方法。

建立统一战线，孤立敌方特工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黑豹党呼吁建立一个反对法西斯主义的统一战线。尽管这一统一战线的计划非常有限，但它代表了无产阶级革命者在美国近代运动史上第一次有意识地不仅仅是在临时性的纲领基础上建立一个反对统治阶级的统一战线。在过去，甚至今天，临时的、战术性的统一战线往往是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在直接的斗争过程中建立起来的。以旧金山州为例，就是最近几年反对越南战争的示威活动即如此。但是，正如目前的“暂停越南行动”所显示的那样，它基本上是在所谓的“自由资产阶级”的领导下进行的，除非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组织带头组织一个反对垄断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否则就不可能阻止统治阶级笼络这样的统一战线。革命者的工作是围绕孤立帝国主义敌人及其走狗建立统一战线，不断地向人民的一切苦难之源——美国帝国主义统治阶级开火，建立统一战线。我们认为，无产阶级组织应该与黑豹党一道建立一个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在其建设的过程中，围绕我们提出的五点纲领，把它扩大到全面的反帝国统一战线。但是，要做通过人民的一切运动和斗争建设

反帝统一战线，需要共产党人真正有为人民服务的决心，避免主观主义，实践群众路线。

无产阶级革命者和革命组织，特别是在祖国，主要的弱点是我们的幼稚，我们对共产主义运动和阶级斗争的新观点。这往往产生两个相关的错误：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第一个就是我们倾向于纸上谈兵地进行阶级斗争，对工人阶级进行空谈，甚至用工人阶级和无产阶级的路线作为一个俱乐部来打倒其他力量领导的斗争，在运动中试图通过向“反工人阶级”的力量宣扬正确路线来强迫其改造，而不是自己去实践。

第二个相关错误是拒绝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把它们阶级立场视为无产阶级的敌人，实际上在某些方面是反无产阶级的，但在反帝国主义运动中仍然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只要反帝国主义运动的大部分以及在我国几乎所有的运动都是小资产阶级的，那么认为它不包含反对无产阶级的力量和思想是愚蠢的。这些势力和他们的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不应该被允许领导反帝运动，我们这里所说的一切都不应该表明我们反对意识形态的尖锐斗争。但是，只要世界上的主要矛盾是被压迫人民和美帝国主义、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无产阶级和一切以其名义说话的人，都必须团结一切反帝力量，在斗争中求团结。我们不是说这是一项简单的任务。事实上，这是一项非常困难的任务。但不这样做，是对无产阶级和世界各国人民的真正背叛。

具体来说：在一段时间以来，SDS内我国最大、最重要的反帝国主义组织“Weatherman”控制着包括公共办事处、报纸等这些组织的正式机构。在红色报告的另一部分中，我们至少无产阶级、帝国主义和美国革命运动这部分内容上与“Weatherman”存在分歧（见“革命青年和无产阶级之路”）。同时，

我们对他们的主要部分和实践持批评态度，我们认识到“Weatherman”中有许多令人钦佩甚至值得学习的人：他们的国际主义的好战精神，他们自发反抗猪和统治系统，以及他们击倒野兽的决心。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工作，就是在思想和实践两个方面同“Weatherman”的这些优秀方面结合起来，同时在意识形态和实践领域同其进行斗争，反对他们不利于工人阶级的路线和实践，而不让矛盾变成对立。

没有做到这一点就是放弃 SDS，在过去一年里——在宗派主义成为主要组织之前，在为无产阶级领导的统一战线奠定基础的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这一时期，它坚定地确立了自己的反帝国主义立场，为黑人和本国的“第三世界”斗争提供了巨大的物质支持，接触工人，发展了一大批学习和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人。现在，SDS 面临着被摧毁的危险，整个运动也面临着真正的挫折。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有责任尽最大努力通过坚持对美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的斗争来防止这种情况发生，不能把 RYM II 和“Weatherman”之间的矛盾提高到敌对的程度，但这一点对于今天美国的斗争是主要矛盾。

我们的立场如下：我们既不同意 RYM II 社会和平主义倾向，也不同意“Weatherman”对革命和革命力量的片面认识。我们可以钦佩牺牲生命和肢体的勇气——当然这是真正革命家的特征之一——但我们不能接受通过单一形式的斗争就可以建立红军或推翻野兽的路线。

我们愿意合作重建 SDS，以团结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人。在这一时期，真诚的标志是愿意以任何必要的方式支持民族解放阵线及黑人和有色人种的解放。它将立足于各种形式的斗争，并团结青年和学生，直接支持国内外一切反

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我们希望维持和加强 SDS 的一个原因是，在工人阶级中，它已经成为共产主义的代名词，远远超过了修正主义和托派的影响力。

我们愿意与所有的力量合作进行这样的重建。青年和学生将持续的战斗中，一定会做出许多贡献，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这将有助于发展一个真正革命的共产党。

我们反对“Weatherman”是人民队伍中敌人的代理人，对他们需要毫不留情地抵制和挫败的说法，。毛泽东说：要扩大统一战线，孤立敌人。在人民运动中这些敌人是谁？他们是那些拒绝反对帝国主义的人和组织，通过极“左”的路线使他们在客观上帮助帝国主义，那些以“团结”为幌子，但团结起来只是为了破坏统一战线，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人。

我们在红色报告 1 中，我们挫败了进步劳动党在意识形态和实践上对人民反帝国主义斗争的破坏行动和破坏企图。他们今天所扮演的角色，基本上与毛泽东抨击的“形而上学者”以及托洛茨基主义分子一样，因为他们做了帮助反动派破坏统一战线的肮脏工作。

某种程度上 PL 已经在运动和群众中被孤立，这是因为他们作为左倾机会主义的破坏者，在一场又一场的斗争中，变得越来越明显。与之相比，由所谓的美国共产党（修正主义）领导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更难被孤立，因为他们不断呼吁“团结”和“统一战线”。他们的意思是要统战肯尼迪、麦卡锡、福尔布赖特等统治阶级中的所谓“自由主义者”背后的帝国主义势力。他们联合人民的力量，只会将反帝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路线引向“阶级合作”和社会帝国主义的泥沼。在 1968 年出版的《美国共产党新纲领》第二稿中，他们呼吁建立反垄断联盟，这种联盟听起来像反对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但是他们从来没

有提到无产阶级领导的必要性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在统一战线中的先锋作用，他们模糊了统一战线潜在力量之间的矛盾，特别是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也包括中等资本家和农民之间的矛盾；他们从来没有把无产阶级专政当作无产阶级革命的目标来讨论过。事实上，他们甚至走向相反方向，说什么：“我们相信并主张，美国的社会主义将保证权利法案中包含的所有自由，包括人民通过选举政党组织表达自己权利的自由。”洛克菲勒、福特和他们犯罪团伙的其他成员，在这种“社会主义”下肯定会感到宽慰，他们将被允许享有所有的“自由”，毫无疑问包括无情地剥削美国和世界人民的“自由”。在美共的草案中，你找不到关于武装斗争推翻帝国主义统治阶级的必要性的声明，事实上，“垄断”意味着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并且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战争和暴力。相反，中央人民党的路线则继续关注核战争的危险和抽象的“和平”（从阶级斗争中抽象出来）的绝对重要性，如果它不是背叛世界各国人民的解放斗争，不是背叛无产阶级建立自己专政的斗争，那它就没有任何意义。

在呼吁建立一个反垄断联盟的过程中，美共抱怨“劳工和黑人人民”的领导地位。但从这些叛徒的实践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的意思是这是以阔佬和文痞为前驱的，自由派帝国主义分子的幕后联盟。多年来，在反战运动中，美共推动了谈判路线，反对对立即撤军的日益增长的支持。现在，当数以百万计的人民被要求立即撤军时，他们正与富尔布赖特和其他统治阶级携手合作，他们共同选择立即撤离的要求的这一决定是基于目前在越南的帝国主义侵略代价太高了，并把反战运动转回了对帝国主义“忠诚的反对派”阵营。这正是美革共关于“越南暂停”的工作的目的，帝国主义的“鸽派”——其中许多人不

久前还是“鹰派”——被提出作为反战运动的领导人。这就表明，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需要进入“暂停”状态，争取一条路线和行动纲领，通过孤立越南人民和美国人民的真正敌人，来建立无产阶级领导地位的行动和纲领，以此团结真正朋友反对真正的敌人。

在劳工运动中，美共继支持沃尔特·卢瑟这类“进步人士”。事实上，他们的整个纲领草案，虽然在劳工官僚机构中对乔治·梅尼给予了应得的批判——即便这也过于温和了，但却找不出一句对卢瑟或其他“自由派”的哪怕是温和的批判。

在黑人运动中，美共多年来一直在推动“一体化”的路线，并支持统治阶级彻头彻尾的走狗作为黑人的领袖。然后他们提出了沙文主义的论点，认为黑人已经作出了自决，他们已经“融入”了帝国主义制度！既然黑人已经否定了这种形式的种族清洗，美共便开始喋喋不休地讨论起了“黑人解放”。虽然他们的调子变了，但意思是一样的。他们现在一边用语言和具体的援助来支持黑人的一些重要的革命斗争，同时又用一切手段把斗争限制在合法的范围内，从而通过另一只手带走了他们所给予的一切。

由垄断帝国主义者中的好人领导的虚假的美共反垄断联盟与由革命国际主义无产阶级及其马列主义共产党领导的真正的反对帝国主义统一战线没有任何共同点。美共所谓的和平过渡战略，充满了资产阶级的民主权利，他们清除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概念和共产党的先锋队作用，简单地表明他们是帝国主义统治阶级的代理人。当然，右倾机会主义的本质——做群众的尾巴，拼命地想把他们往回拉，但当它不能阻止群众的汹涌运动时就改变方针——使得孤立和战胜它比战胜开放激进的“左”倾机会主义更加困

难。不过这只会使右倾机会主义变得更加危险，因而无情地与之斗争的必要性就显得更加紧迫了。

就我们对美国修正主义政党的政策和它在统一战线上反对帝国主义的作用问题而言，我们和中国同志对苏联修正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立场是一样的：

有人问，为什么马列主义者和革命人民不能同苏共新领导人采取统一行动，却能同民族主义国家的上层人士团结起来，争取在反帝斗争中同他们联合行动，甚至可以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同美帝作斗争？原因在于，在当代世界，反对美帝国主义或与美帝国主义结盟，是决定一支政治力量能否列入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的标志。问题的关键是，苏共新领导人不但没有反对美帝国主义，反而试图与美帝国主义相互勾结，主宰世界。因此他们对反美帝国主义统一战线持反对立场。（《驳苏共新领导的所谓“联合行动”》，北京外语出版社1965年出版。）

孤立“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的敌人代理人的同时，共产主义者必须全力以赴建设统一战线。现在，革命者在妇女群众、劳工组织、工人——无论是有组织的还是无组织的，包括无业的——学生和青年中，以及日益增长的工人阶级中，进行政治宣传、鼓动和斗争。这项工作虽然有着共同的反帝观点，但并未作为反帝统一战线的一部分提出。共产党人必须加强这项工作，同时，通过所有这些斗争，始终如一地围绕着我们所提出的提出统一战线纲领和路线。当然，执行这条路线和纲领的策略在每次斗争中都会有所不同，我们决不会试图定下路线或提供蓝图。但我们深信，这一总体规划是孤立主要敌人及其代理人、并推进斗争的正确基础。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统一战线，就没有无产阶级革命

毛泽东指出，中国统一战线的纲领是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纲领，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最高纲领的必要桥梁。他接着说：在现时，毫无疑问，应该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加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没有这种宣传和学习，不但不能引导中国革命到将来的社会主义阶段上去，而且也不能指导现时的民主革命达到胜利。（《论新民主主义革命》，第十四节，关于文化本质的一些错误观点）

在今天的美国，虽然不可能有新民主主义国家，我们的统一战线也不包括所谓的“自由资产阶级”，但是毛泽东的总方针对于我们现在的斗争是普遍适用的，为了达到无产阶级专政的阶段。斗争的辩证法要求，只有共产主义者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向他们表面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最高目标是可以实现的，才能保持力量，并实现最低限度的反帝路线的统一领导，从而为社会主义铺平道路。

这就强调了尽早建立一个以无产阶级受压迫最深的部分为基础建立一个共产党的必要性。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总结统一战线和人民运动的工作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通过合理地组织分工，在群众中进行共产主义的宣传和鼓动，在斗争中发现和培养革命者。没有这个共产党，就不可能巩固我们的胜利，就不可能克服困难减少我们的损失，不可能在斗争的各个阶段保持活力，不可能充分利用敌人阵营的弱点和矛盾，为统一战线进行彻底斗争，并通过统一战线实现无产阶级专政。

在红色报告中，我们阐述了我们认为相似美国建立一个基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共产党的唯一正确的路线：地方共产主义小组的建设和经验的交流日益增多，由此产生更紧密的合作及思想碰撞，最终实现政治组织的统

一。我们强调，党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包括党的大部分领导，将来自黑人解放运动，在那里黑豹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通过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群众运动相结合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总结运动的近期发展，随着现代新的，以毛泽东思想为基础的共产主义小组的形成和发展，已经出现了一些政治分歧，很明显，即便在发展的早期阶段，我们也低估了思想斗争的重要性。尽管如此，我们对这些共产主义小组的发展还是感到非常鼓舞，我们认为现在的首要任务是把毛泽东的思想真正带到工人阶级当中，将其与斗争融为一体，并且提高政治觉悟水平，发掘工人运动的力量，培养党的骨干。这项任务的核心是打击白人至上主义和男权沙文主义。必须再次强调，与黑人和拉丁裔无产阶级组织密切合作，共同进退的必要性，并且全力以赴根除无产阶级甚至其领导组织中对妇女的压迫，把有计划地、自觉地发现和培养女同志，分担她们的工作负担作为集体责任和工作重心。

虽然尽早建立共产党是建设统一战线的关键，但建立统一战线的工作不应等待共产党的形成：实际上，建设统一战线，是与建设真正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有着辩证关系的。目前，与群众有真正联系的黑人和有色人种无产阶级组织，可以在统一战线问题上起带头作用，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已经形成了统一战线。但是，为了建立无产阶级的最大限度统一，发挥先锋作用的组织必须团结尽可能多的无产阶级战士和其它阶级、阶层的盟友，并在统一战线路线的基础上与尽可能多的中间势力团结起来，以孤立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随着统一战线力量的增强，无产阶级的力量也将增强，因位更多落后的工人会被运动聚集起来的势头所吸引。随着工人运动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工人投入到积极的斗争中来，无产阶级队先锋队的建立便会成为时代的必然。这个党扎根于广大劳动

人民群众，能够巩固无产阶级及其盟友的统一战线，争取更广大的中间势力，确立领导作用。这不是一个神奇的公式，也不是一个直线的过程：这是一个辩证的过程，充满了困难和陷阱，反复和挫折，但这一切都是通往胜利的道路。

共产主义组织必须积极大胆地号召和建设统一战线。但是，我们必须在统一战线内保持思想和组织上的独立，努力发展成为起主导作用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我们必须在无产阶级中普及共产主义教育，树立阶级的政治意识，教育工人阶级发挥其历史作用，这样才能在统一战线的最低纲领中即提供强有力的领导，又很好地把握人民群众的迫切需要，最终只有通过共产主义的最高纲领才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

我们已经在纸上概述了统一战线的战略和计划并不意味着它将很容易实施。但是，我们希望我们至少提供了一些方向，并敦促同志们加入到我们建设统一战线的工作中来，通过这场斗争发展我们的理论和战略认识。我们一再强调无产阶级要不断地把打击重点放在主要敌人上：美国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合作者和犯罪伙伴。通过一系列曲折的斗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起来对付这个主要敌人的力量，同时保持共产党人的独立性和主动性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这是推进整个运动向前发展，建立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领导权，并通过与帝国主义斗争终结其统治开辟人类历史新纪元的的关键。

流氓无产阶级和革命青年运动

1964年夏天，几个大城市爆发了自1943年以来的第一次大规模黑人反抗运动。那年秋天，伯克利爆发了言论自由运动。从那时起，黑人解放运动在大范围的白人青年革命的过程中起了主导作用，这一点越来越明显。最近，我们看到了祖国的革命青年运动（Revolutionary Youth Movement），它与国内的黑人民族斗争辩证地联系在一起。

参与这两种斗争的人当中的一部分，必须对两者之间的关系有正确的理论理解，这显然是至关重要的。为了获得这一理解，黑人运动和青年运动中的一些人开始使用“流氓无产阶级”这个词。

原因很清楚，部分白人青年脱离了优越的生活环境，自觉地采取了一种下层无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这些“街头混混”现在的生活至少在表面上与很大一部分黑人青年被迫过着的生活相似。街区里的黑人青年和街头的白人没有财产，很少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一种情况下是因为他们不能，另一种情况下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四处喧闹游荡；他们鄙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特权阶级，并且也被这些阶级所鄙视。警察清楚他们彼此的相似之处，已经开始对这些离经叛道的白人采取对黑人、棕色人种和最贫穷的白人同样的制度性的暴力和恐怖手段。

这让一些人建立了这样的理论，即美国的主要阶级斗争不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而是流氓无产阶级和所有其他阶级的斗争，而这些阶级或多或少都资产阶级化了。他们想象着一股无政府的力量，由社会上最绝望、最被疏远的亚群体组成，撕扯开美帝国的命脉，将其腐朽的尸体拖进末日决战的烈火之中燃烧。这一想法是由一些在运动中有足够战略地位的人提出的，因而他们能将其付诸实践，所以我们必须认真分析其理论基础和实际后果。

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回答两个非常困难的问题：究竟什么是流氓无产阶级？它在美国革命中可能扮演什么角色？本文是对这些问题的初步考察。

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流氓无产阶级

流氓无产阶级是一个在传统马列理论中极少关注的阶级，而关于这个阶级的说法有些令人费解。

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作的时候，其他大多数关于革命斗争史的作家都一贯持有资产阶级观点。对这些其他的作家来说，革命——当然对他们来说，法国大革命是原型——是由一群乌合之众发动的，一群没有区别的群众，愚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特别指出工业无产阶级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先锋队时，急于把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的城市暴民区别开来。这可能有助于解释他们对流氓无产阶级的蔑视，以及他们缺乏对其生活条件、意识及其与资本主义生产的关系的详细分析。

在《共产党宣言》中，他们把流氓无产阶级描述为“流氓无产阶级是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的腐化的部分”，他们声称，尽管其“在一些地方也被无产阶级革命卷到运动里来，但是，由于他们的整个生活状况，他们更甘心于被人收买，去干反动的勾当。”（《马恩选集》，第一卷）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中，马克思说，流氓无产阶级“在所有的大城镇里，流氓无产阶级形成了一个与工业无产阶级截然不同的群体”，并分析道：“这个阶层是产生盗贼和各式各样罪犯的源泉，其组成部分都是专靠社会餐桌上的残羹剩饭生活的分子、无一定职业的人们、游民——没有火，不忏悔的人（法语直译）；他们依各人所属民族的文化水平高低不一而有所不同，但是他们随时随地都保持着拉察罗尼的特点。”（《马恩选集》，第一卷）。抨击最猛烈的一段出自恩格斯的《德国农民战争序言》：

“流氓无产阶级是以大城市为其大本营的、由各个阶级的堕落分子构成的糟粕，他们是一切可能的同盟者中最坏的同盟者。这帮浪荡之徒是很容易被收买和非常厚颜无耻的。如果说法国工人们在每次革命中都在墙壁上写着“Mort aux voleurs!”——消灭盗贼!——并且把他们枪毙了不少，那么这并不是由于法国工人热衷于保护财产，而是由于他们正确地认识到首先必须摆脱这帮家伙。任何一个工人领袖只要利用这些流氓作为自己的近卫军或依靠他们，就已经足以表明他是运动的叛徒。”（《马恩选集》，第一卷）

然而，这段话和其他段落一起，也呈现出一些明显的矛盾。

首先，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流氓无产阶级的阶级背景是什么？这不是无聊的或者学术性的讨论。阶级背景应当与决定意识有关，无论是实际中的还是潜在的。最近一些地区流行着把街头的人群贬称为“流氓资产阶级”，这甚至不是流氓无产阶级，或者又叫其假的流氓无产阶级。在恩格斯前面的一段中，他说他们来自“各个阶级的堕落分子”，但是《共产党宣言》说他们仅仅来自“旧社会最下层”。正是在马克思说流氓无产阶级是“一个与工业无产阶级截然不同的群体”（《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的这一段中，他又表明他们直接来自一个阶级，即同样的无产阶级（“因此，巴黎无产阶级面临着一支从自己中间抽调出来的军队”）。然而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很明确的表明流氓无产阶级来自各个阶级：

“在这个团体里，除了一些生计可疑和来历不明的破落放荡者，除了资产阶级中的败类和冒险分子，就是一些流氓、退伍的士兵、释放的刑事犯、脱逃的劳役犯、骗子、卖艺人、游民、扒手、玩魔术的、赌棍、私娼狗腿、妓院老板、挑夫、下流作家、拉琴卖唱的、拣破烂的、磨刀的、补锅的、叫化子，一句话，就是被法国人称作浪荡游民的那个完全不固定的不得不只身四处漂泊的人群。波拿巴把这些跟他同类的分子组成十二月十日协会即“慈善会”的核心，就像波拿巴一样，它的所有成员都感到有必要以牺牲劳动人民的利益为代价来让自己受益。波拿巴是流氓无产阶级的首领，他只有在这些流氓无产者身上才能重新找到他自己追求的个人利益，他把这些由所有各个阶级中淘汰出来的渣滓、残屑和糟粕看作他自己绝对能够依靠的唯一的阶级……”（《马恩选集》，第一卷）

但这一切都让人非常困惑，因为在《宣言》中，谴责流氓无产阶级的那句话之后紧接的一段话这样描述了无产阶级的贫困：

“在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中，旧社会的生活条件已经被消灭了。无产者是没有财产的；他们和妻子儿女的关系同资产阶级的家庭关系再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了……法律、道德、宗教在他们看来全都是资产阶级偏见，隐藏在这些偏见后面的全都是资产阶级利益。”（《马恩选集》，第一卷）

几段话之后，文中写道：“现代的工人却相反，他们并不是随着工业的进步而上升，而是越来越降到本阶级的生存条件以下。工人变成赤贫者，贫困比人口和财富增长得还要快。”那么，如果是这样，变成赤贫者的无产阶级怎么办呢？他们是怎么生活的？为什么磨刀的、补锅的、挑夫、乞丐、退伍士兵、甚至逃跑的囚犯都是其他阶级，即“与工业无产阶级截然不同”的流氓无产阶级的一员？这不可能是价值观的问题，因为对真正的无产阶级而言“法律、道德、宗教”只是“资产阶级偏见”。这也不会是个人与生产资料之间的关系问题，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失业的工人都会自动成为流氓无产阶级的一员，产业后备军也会变成流民大军。

我想得出以下工作结论：马克思和恩格斯认识到了一个重要但界定不清的社会阶级的存在，并对这个阶级经常扮演的背叛者的角色感到愤怒，因而倾向于对这个阶级作出道德上的判断，而不是对它在资本主义社会和革命斗争中所起的作用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这个阶级可以这样定义：它不从事生产劳动，因此不被工业剥削（但是资产阶级却把它当作警察、军队或代理人来利用）。它的主要营生手段是劳动阶级的劳动成果，因此它与无产阶级的关系是固有的寄生关系。它的成员来自各个阶层，但他们已不再是其他阶层的成员，由于两种条件的结合，一种条件是客观的，另一种是主观的——他们与生产资料不再有同样的关系，他们不再对以前的阶层有任何忠诚。由此可见，流氓无产阶级包

含的意识形态会比社会中其他任何阶级更加不同，它里面的个体所携带的以前的经历是最多样化的，而他们目前不稳定的生存方式将使他们与所有其他阶级有许多不同形式的接触（性工作者是最突出的例子）。所以流氓无产阶级的角色在战略上和每时每刻本质上是捉摸不定的。

如果事情的确如此，我们应当敏锐的注意到流氓无产阶级的不可靠性，但是我们必须反对恩格斯对他们的谴责，认为他们完全没有价值，仅仅是危险的。马克思提出了一个关键的见解，预示了毛泽东和弗朗茨·法农对流氓无产阶级的分析，并直接关系到革命青年运动的发展。他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中说流氓无产阶级是“极易受人影响的，能够作出轰轰烈烈的英雄业绩和狂热的自我牺牲，也能干出最卑鄙的强盗行径和最龌龊的卖身勾当”。（《马恩选集》，第一卷）如果是这样，至少流氓无产阶级中的青年在革命斗争中应该能够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因为他们是唯一的群体，能够把这种英雄主义的潜力和日常生活中对付警察和参加地下活动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经验结合起来。还记得《怎么办》里说的吗？列宁把掌握这些技能作为对职业革命者和整个革命政党的首要要求，主要是因为这些技能是生存所必需的。

列宁本人处理的是与当下密切相关的流氓无产阶级的一个方面——他们倾向于参与自发的、无组织的反对国家的武装斗争和“没收”国家财产。列宁强烈谴责那些，他们“自豪地、自鸣得意地宣称，‘我们不是无政府主义者、小偷、强盗，我们比这一切都优越。’（《游击战争》，《列宁选集》，第一卷）而将自己与此划清界限的布尔什维克。他抨击这些“通常的评价”，认为这场斗争只不过是“无政府主义、布朗基主义、旧时的恐怖手段，是脱离群众的个人行动，这种行动会使工人风纪败坏，使广大居民同工人疏远，瓦解运动，危害革命”。列宁从这场斗争的无组织状态中得到了如下的深刻教训：“运动受到破坏，并不是由于游击活动，而是由于党软弱无力，不善于掌握这种活动。”布尔什维克必须组织起来这些自发的行动，“社会民主党应当培养和训练自己的组织，使它们能够真正成为交战的一方，不错过任何一个打击敌人力量的机会”。

毛泽东对流氓无产阶级及其在革命中可能扮演角色的基本分析也是清晰明了的：

“此外，还有数量不小的游民无产者，为失了土地的农民和失了工作机会的手工业工人。他们是人类生活中最不安定者…处置这一批人，是中国的困难的问题之一。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虽然在美国社会中，流氓无产阶级组成的群体多于南方和中西部的无依无靠的农民以及失业的手工业者，但是毛泽东最终的归纳总结在这里似乎依然合

适。但对我们不幸的是，毛泽东没有给出任何关于如何与这个几乎完全属于城市阶层的特殊群体合作的详细理论。他跟这个问题最接近的地方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选》，第二卷）中。

中国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地位，导致了许多农村和城市地区的失业人口。由于没有正当的谋生手段，他们中的许多人被迫诉诸不法，因此就有了强盗、匪徒、乞丐和妓女，以及许多靠封建迷信为生的人。这个社会阶层是不稳定的；有些容易被反动势力收买，有些则可能参加革命。这些人缺乏建设性的素质，喜欢破坏而不喜欢建设；加入革命后，他们成为革命队伍中流氓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意识形态的来源。因此，我们应该知道如何改造他们，防止他们的破坏性。

流氓无产阶级的主要的理论家是弗朗茨·法农，他的观点像是对毛泽东理论的扩充。在《全世界受苦的人》之中，法农主要写了非洲殖民地，认为流氓无产阶级几乎完全由无地农民组成（英文版，90页）。这是分析中与美国最不相关的部分，尽管显而易见，几乎所有的黑人和部分白人流氓无产者已被从土地驱离，赶入城市，但他认为，有三个原因，没有这些人革命将无法成功：

(1) 他们是最愿意斗争的。(2) 因此，他们提供了农村革命力量进入城市的途径。(3) 如果他们不为革命的一方战斗，他们就会为反革命而战。法农给出了许多具体的例子，说明了流氓无产阶级有时所起的反革命作用。在马达加斯加，殖民者协助“从流氓无产阶级的无组织成分中建立一个政党”，然后用“其明显的挑衅行为”作为“维持秩序的法律借口”。(93页) 在安哥拉，阿尔及利亚和刚果，殖民者能够利用流氓无产者作为士兵、代理人、劳工和反革命示威游行。法农因此得出的结论是流氓无产阶级不应当被忽视，恰恰相反：真正的危险在于依赖它的自发性：

殖民主义还将在流氓无产阶级中发现很大的利用空间。因此，任何争取自由的运动都应该充分注意流氓无产阶级。农民群众总是会响应起义的号召，但如果起义的领导人认为运动能够在不考虑人民群众的情况下发展起来，那么，流氓无产阶级就会投身战斗，参与冲突——但这次是站在压迫者一方。而压迫者，永远不会放弃让黑人自相残杀的机会，他们会非常熟练地利用作为流氓无产阶级那种无知和不解的弱点。如果起义势力没有立马组织这些可用的人力储备，它将会成为雇佣兵而跟殖民地士兵一同作战。

而尤其危险的是，这一切还可能在流氓无产阶级参加到革命一方的斗争之后发生，因此这会把革命力量打个措手不及。法农指出，敌人依靠仔细分析来利用任何这样的机会。

敌人意识到了意识形态上的弱点，因为他们分析了起义的力量，越来越仔细地研究参与组成殖民地人民的全部敌人；他们也意识到了全体人群中某些阶层的思想不稳定性。敌人发现，与有纪律、组织良好的起义的先行者们并肩存在的是这样一群人，他们对起义的参与往往受制于其对生理上的不幸、屈辱和不负责任的长期习惯。

在这里当然不难想象类似的情况，我们应该警惕，必须提高所有参加斗争的人的意识。黑豹党的政治教育课程基于对毛泽东的深入研究，强调将其应用于人们的直接经验，在这里作为一个榜样。他们早期的许多新成员虽然不习惯于读书，而习惯于罪犯的生活，但他们却学会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马尔科姆·艾克斯一样，不仅是埃尔德里奇·克利弗，黑豹党的其他几位领导人也是“被释放的囚犯”，他们在马克思看来是流氓无产阶级的一部分。

法农进行分析的另外两个部分更具战略重要性。第一个是关于流氓无产阶级作为农村进入城市方式的理论。“从乡村地区开始的叛乱将通过农民人口中的小部分进入城镇……在殖民体系中，它还没有成功地找到啃咬的纽带。”“正是在这一群人中间，这群住在棚户区的人中间，在流氓无产阶级的核心地带，起义才会找到它在城市地区的矛尖。”（103页）这如何适用于美国？很容易就能看出黑人贫民区的失业者是这群人的一部分。但从农村地区开始的造反又在哪里？答案当然是林彪在《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中所描述的世界革命！世界范围内的乡村地区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也是地球上的悲惨不幸者们的家园。在美国，有许多不同的群体，与这些广大农村群众一样遭受着在身体上的痛苦——美洲印第安人、奇卡诺农场工人、南方的黑人佃农、阿巴拉契亚的失地白人。但这些群体大多分散而脆弱，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边缘，远离其中心。只有一个群体不仅与世界革命群众遭受着同样的痛苦，而且也能集中足够的力量在帝国主义的老家发起进攻——城市流氓无产阶级。这个阶级在美国社会主要由第三世界的人们组成，但也包括被剥夺土地或被其阶级抛弃的白人。这最后一个群体并非无足轻重，它已经占领了几个重要城市的地区，从海特阿什伯里(Haight Ashbury)和电报大道(Telegraph Avenue)，穿过麦迪逊(Madison)，一直到下东区(Lower East Side)、剑桥(Cambridge)和乔治敦(Georgetown)，这些地方都是美国的流氓无产者居住的地方，“法律和秩序”正在迅速瓦解。帝国主义陷入自身的矛盾之中，发现越来越难以开发出有效的武器，以便在自己病变的重要器官——城市里使用。这里鼓动着流氓无产阶级，这个阶级的物质存接近世界革命主要力量的存在。

法农指出了殖民地国家崩溃的症状，我们也在殖民宗主国里看到了同样的症状，也许更明显；除了“青少年犯罪”、“偷窃、放荡和酗酒”，我们还可以加上大麻和海洛因的作用。

流氓无产阶级的构成是一种符合自身逻辑的现象，无论是传教士的丰富活动，还是中央政府的法令，都无法制约其发展。它就像一群老鼠；你可以踢他们，朝他们丢石头，但是不管你怎么努力，他们还是会继续啃食树根。

…流氓无产阶级一旦形成，就会将其全部力量用于危害城镇的“安全”，他们是不可逆转的衰败标志，是殖民制度的核心永远存在的坏疽。（104页）

法农分析的另一个极其重要的部分与流氓无产阶级在革命斗争中不断变化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有关。生活条件塑造他们去战斗，但战斗本身是一种新的条件，它把他们变成了一种新的人：

所以皮条客、流氓、无业人员和小罪犯，从背后鞭策着，像粗壮的工人一样投身解放斗争。这些无阶级的游手好闲者将通过激进和果断的行动，发现通往民族独立的道路。他们不会因为迎合殖民社会的道德标准而改头换面；恰恰相反，他们认为除非用手榴弹和左轮手枪，否则不可能进入城市。这些连人都做不成的无业者，在他们自己的眼中，在历史的眼中，得到了平复。还有性工作者，和奴仆…所有无望的人渣，所有在自杀和疯狂之间流离的人，都将恢复平衡，再次向前，在民族觉醒的伟大行列之中骄傲的前进。（104页）

这一切既强调了追随流氓无产阶级现有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危险性，又强调了对流氓无产阶级通过革命斗争实现自身解放的有意识的领导的必要性。在所有阶级中，它可能是最需要由有意识的革命者领导的阶级，他们对自己的历史状况有一定的认识，并意识到自己的弱点和不稳定性。认为只有那些同样捉摸不定的、同样缺乏意识形态的人才资格领导他们，这是一个错误，甚至将是致命的错误。

学生与街头人群

学生现在占总人口的很大一部分。单是大学生的人数，就相当于美国武装力量加上它最大的三个工会(卡车司机工会、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和钢铁工人联合会)的总人数，而高中生的人数要多得多。学生在最激进的白人政治力量中占多数，也有街头巷子里的混混，这两个群体互相重合。显然，学生的激进化和流氓无产化并非巧合。

所有的学生，尤其是那些远离家乡的学生，都是部分地、暂时地失去了社会地位，他们过往的富裕家庭或工人阶级的生活经历与他们现在正被引导的职

业或工作使其处于一个不稳定状态。尽管生理和心理上他们都能从事生产劳动和生养后代，而且实际上比大多数“成年人”精力更充沛、生理欲望更旺盛，尽管其往往是最聪明和最有见识的人之一，但他们被所有阶层称为没长大的寄生虫。他们一般不被允许出卖劳动力或拥有财产。尽管他们在学校可能学习很努力，但他们不生产任何东西，也不是工人。不管他们的知识和技能日后在社会上多么有用，他们仍然是“需要照料的人”，相比寄生虫来说这个词好听些。

学生们不是赚钱谋生，而是想法子生活地好一些。即使是一个统治阶级成员的儿子也知道，他得到自己的跑车是通过讨好他的老爸，而不是通过生产劳动(像他父亲手下的工人)或者合法体面的掠夺(像他父亲)；他与其父亲的关系就像是应召女郎或骗子。学生甚至被剥夺了资产阶级的民主权利。既不是工人也不是老板，他们生活在强制性规则下，甚至连能够选择他们权威的假象都没有，他们与社会中更明显的无阶级分子，即流氓无产者，共享着一些相同的经历。这种经历对他们的意识至少有一定的影响。他们知道什么是寄生虫，怎样像一条寄生虫一样生活。他们的阶级忠诚减弱了。工作和私人财产的神圣性都受到了质疑。当然，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他们出生时所在的阶级的产物。但由于他们的阶级地位现在是模糊的，他们中的许多人脱离了他们本应接受培养的阶级角色，有些人发现当个彻底的阶级叛徒是很容易的事。有工人的儿女为经理职位竞争就业，有些人甚至成为超过其父母的低级别老板。一些最富有的资本家的子女成为有意识的革命者，试图推翻其父母的统治，一些人甚至成功地与工人结合。但最引人注目的现象是辍学者，他们直接从一个表面上与流氓无产阶级有些相似的状态滑向真正的无产阶级。而在当前时期，帝国主义最终崩溃的开始，正在成为一种大众现象。

这些被疏远的街头人群，主要是以前的学生，其社区通常毗邻一个黑人或棕色人种的贫民区，与无依无靠的流氓无产阶级和下层无产阶级形成了一种不确定的联系。存在着发生两种冲突的可能，而且已经发生了：一种是白人和第三世界的人相互斗争；另一种是两者一起和警察斗争。这以一种极为明显的形式，体现了流氓无产阶级及其内部的经典的模糊性。

流氓无产阶级和工人阶级

虽然流氓无产阶级必须在革命斗争中发挥作用，但是作为一个阶级，它不能成为主要力量。他们的战斗和破坏能力可能很大，但在社会所有阶层中，他们夺取和维持国家政权的能力是最低的。

在这个运动中，目前犯下的一个错误是经验主义，它的分析只基于此时此地已经发生的事情。在任何革命前或革命初期的情况下，社会中最不稳定的分子是那些首先开始行动的人。这几乎总是包括学生和流氓无产阶级分子。经验主义把这种最初的力量错误地认为是领导力量或先锋，并得出结论说，革命将恰恰是由那些实际上最不能把革命进行到底的人来进行的。

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除资产阶级以外当然只有一个阶级能够掌握国家政权；那个阶级就是工人阶级。此刻，在历史上，革命只能意味着一件事：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个人可以反对帝国主义，完全致力于摧毁资产阶级国家，而不作为革命者。而如果他们仅仅是破坏性的，他们迟早会攻击工人阶级及其政权。）但是，在革命的明显历史意义中，存在着教条主义的危险，它为了历史的必然而忽视了生活的现实。以进步劳工党（the Progressive Labor Party）和其他各类托洛茨基分子为代表的教条主义者认为，无产阶级以外的任何群体的斗争，如果不是彻头彻尾反对革命，那么都是无关紧要的。进步劳工党将这一点发扬光大，以至于他们断言学生和街头人群根本就不是人民的一部分。因为他们无知地认为，“当毛或列宁谈论人民时，他们（只是）是指工人和农民”，他们得出了一个荒谬的结论，“争取人民公园的斗争（即1969年伯克利人民公园事件——译注）是反革命的斗争。”（《伯克利之战》，进步劳工党手册，第7-9页）。与进步劳工党不同，马列主义者明白理论必须建立在客观现实的基础上。因此，他们的结论是，当前运动的关键革命任务是把无依无靠的和被疏远的人们的激烈的政治斗争扩大到全体工人阶级。工人阶级陷于经济主义的泥潭，而只有在革命中才能赢得斗争，只有领导其他阶级联合起来才能赢得革命。

目前的暴动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关系，不是必然的和确定的。相反，一种危险的情况是流氓无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有可能成为敌对性的（特别是如果许多工人阶级听信了资产阶级媒体或者进步劳工党），流氓无产阶级毕竟是一个寄生的阶级，依靠工人阶级的劳动生存。工人们可能会把无政府主义叛乱视作对他们从统治阶级那里赢得的微小安全的威胁。在这方面，从小资产阶级、专业人士和资产阶级家庭中叛离的学生组成的那部分流氓无产阶级充满了最恶毒的反工人阶级的想法。特殊情况下，矛盾可能激化。（学生和流落街头的人占领了一片先前已经把工人阶级驱逐（evicted）了的住宅区，然后要求这里成为一个免费的人民公寓（the People's Pad），但是周围社区的工人付不起他们的房租。）或者同样的情况可能会变成联合斗争。由于人民公寓计划，周围社区为房租进行的罢工有严密的组织。首先把流氓无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斗争联系起来，然后把他们团结起来，这个任务不仅是必要的，而且需要自觉的革命者的工作。

在第三世界人群中，流氓无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界限并不像街头人群和白人工人阶级之间的界限那么明显。黑人和棕色人种的工人是最后被雇佣的，也是最先被解雇的，所以很大一部分人知道成为失业者是什么样子的。许多黑人和棕色人种的妇女靠福利生活，或受雇于兼职的“家务”（即佣人）职位。黑豹党已经展示了团结流氓无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道路——通过不断制定切实可行的方案来服务当地人民，在这些地方，流氓无产阶级所受的压迫是黑人劳动人民所遭受压迫的一种极端形式。黑豹党开始时的基础几乎完全限于流氓无产阶级之内，其致力于保护人民免受警察暴行侵害。现在，黑豹党得到了黑人工人的广泛支持，而由于“儿童早餐计划”(the Breakfast for Children program)，它得到了黑人社区的广泛支持。这一成功的核心是黑豹党拒绝了仅围绕流氓无产阶级的诉求本身来组织的机会主义路线，相反，它通过流氓无产阶级作为黑人民族中受压迫最深的那部分来进行组织，因此他们有能力为了全体人民而提出诉求。虽然第三世界社区内部的流氓无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不时地激化，但现在看来，革命领导、民族压迫和日益加剧的帝国主义危机必将结合起来，形成革命的联合。

在国内，问题要困难得多。当然，至少可以说，黑豹党，为人民服务 (Serve the People) 的经验在这里同样重要。这里主要的组织理念是革命青年运动，它是由跨阶级的青年文化、征兵制度和帝国主义战争、青年的高失业率和讨人厌的警察 (the pigs) 等因素促成的。

在革命青年运动中，今后一两年的主要工作，仍是在校园和街头建设运动，把二者联系起来。但对革命者来说，关键的工作将是把这场运动传播给年轻的白人劳动者。

在这里，一个至关重要的工作领域必须是反抗征兵制度及在军队内部的抵抗，因为这里被疏远的白人青年中的运动直接联系到青年工人的需求。另一个重点是街头帮派，其本身基本是流氓无产阶级，尽管他们的阶级背景各不相同；以及摩托俱乐部，主要由年轻工人组成，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业余社团与流氓无产阶级关系密切。第三个至关重要的领域是高中，那里的人员流通体系还没有迫使阶级彻底分隔，压迫明显跨越阶级界限。

法西斯分子还是游击队员？

在德国，流氓无产阶级是纳粹的突击队的主要来源。任何崇拜失业青年自发性的人都应该想起“褐衫军”。在美国，失业的白人青年是滋生最恶劣形式种族主义、民族沙文主义和强人崇拜的肥沃土壤。在南方，在流离失所的农村白人赶入的城市地区，以及在欧洲族裔社区，尤其如此。在这些人中间，没有明确的流氓无产阶级和白人工人阶级的分界线。

青年爱国者 (The Young Patriots) 和青年游击队员 (The Young Partisans) 已经证明，这些人不仅能够成为革命者，而且能够成为革命领袖。他们做到这一点的唯一方法，正如两个团体所表明的那样，就是围绕着为美国社会中最受压迫和剥削的人民的服务的原则而进行组织。

流氓无产阶级知道什么是底层，什么叫被帝国主义体制的所有力量挤到阴沟里去。他们与地球上的不幸者遭受着同样的沉沦。每时每刻都有两条路可走。一种是把他们仇恨转化为对其他受害者的仇恨，对彼此的仇恨，对他们自己的仇恨。他们可以穿上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制服，屠杀越南农民，他们可以在大街上向其兄弟姐妹下手，或者可以向自己充满毒素的血管开枪。另一条道路是自己解放的道路。

要走这条路，他们和我们所有人一样，不仅必须认识到我们真正的敌人是谁，而且必须认识到，能够推翻他们和摧毁他们腐朽制度的唯一力量是所有受其所害者的大联合。有一件事对每个人都是肯定的：只要还有一个阶级可以称为流氓无产阶级，任何阶级都不会得到解放。

革命青年与无产阶级之路

（为“学生争取民主社会运动（SDS）”全国会议的召开准备；伊利诺斯州，芝加哥；1969年6月）

包括无产阶级在内的，每个阶级中具有政治前导性的先锋队的构成，也取决于这个阶级所处的地位及其采取斗争的主要形式。例如，拉林曾抱怨说“年轻工人在我们党内居于主导地位，我们只有很少的已婚工人，而他们离开了党。”俄罗斯机会主义者的抱怨让我想起来恩格斯的一部著作……恩格斯曾经反驳过一位愚蠢的资产阶级教授，同时也是德国立宪党民主党人，他写道：“在我们这个党，这个革命的党内，青年人占主导地位难道不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吗？我们是革新者的党，而最热切追随革新者的正是青年人。我们是一个甘愿自我牺牲与腐朽势力抗争的党，而青年总是首先站出来牺牲自我进行斗争。”“不，让我们留下立宪民主党人去收集那些三十多岁的‘陈旧’老人，‘有智慧的’革命者，以及社会民主党（共产主义者）的叛徒吧。而我们将永远是先进的青年阶级中的一员。”——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写于36岁那年。

所有革命者必须掌握的基本事实，也是我们行动的出发点，那便是需要认清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即亚非拉受压迫人民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马克思主义者与伪马克思主义者的区别在于，马克思主义者支持受压迫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支持工人阶级在解放运动中夺取领导权的斗争。在美国，这意味着我们要支持以黑人民权运动为首的第三世界的解放斗争，支持黑人中和其他第三世界中的工人的领导作用。

在祖国进行反帝革命斗争中，抵抗趋势犯过两个同样危险的错误。第一个是完全否认黑人和其他受压迫民族在美国受到的殖民压迫，把他们的斗争降格为仅仅是工人阶级斗争的一部分，然而工人阶级目前的斗争意识和斗争水平都远远低于大多数受压迫民众的斗争。在实践中，这意味着对第三世界的解放运

动的出卖。另一个与之相反的错误是只承认在这个国家对来自第三世界人民的殖民性质的压迫，而不能完全理解被压迫民族内部的阶级分裂以及在内部殖民中对工人阶级压迫的双重性质；因此，也未能支持解放运动中争取工人阶级领导权的斗争。在实践中，这种趋势也意味着通过允许解放运动中的资产阶级势力——他们得到帝国主义统治阶级的支持——篡夺运动的领导权，从而出卖了内部殖民地受压迫的人民。

对于祖国的革命者而言，关键问题是：我们该如何在祖国为美国国内外的第三世界解放斗争建立最大可能的支持，以及如何防止走向议会道路或者预防革命运动中道路的反复？无论是多么热情，我们不能让自己被简化成为第三世界解放斗争的旁观者。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不能因为自己的主观愿望亲身支持这些斗争，而阻碍建立更大规模的斗争运动。我们相信，在最近一段时间内，祖国革命者可以给予的最大援助将把我们目前的反帝运动传播给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工人阶级。他们正开始经历美帝国主义日益激化加重的矛盾危机。而且，从长远来看，我们可以帮助巩固全世界无产阶级斗争的胜利果实的最好的，同时也是唯一的方式，是冲破美国垄断资本帝国主义制度，并用社会主义取代它。我们相信，只有通过制定一项能够发起并实现无产阶级领导地位的基本战略，随后进行争取无产阶级领导地位的斗争，才能实现这一点。

马克思主义的力量，在毛泽东思想中得到了发展，并体现在“学生争取民主社会运动”组织——祖国规模最大的反帝国主义运动——不断增强壮大的事实中，几乎每个组织成员都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中的许多人在真正地寻求学习和运用国际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一趋势已经获得了如此的力量和势头，即使是无产阶级的敌人及其意识形态也被迫用马克思主义的话语去装扮他们的论点。事实上，我们大部分同志都想融入工人阶级，然而迫在眉睫的问题是如何到达那里：即走出去，将自己真正地和劳动人民融为一体，亦或是改变工人阶级的定义，以便我们都能融洽相处，就像我们现在这样。

几年以来，争论的焦点不再是“工人阶级是不是革命的主力军”，而是争论“工人阶级”一词的含义，在该分类中，哪一部分或者哪一阶层将会成为推翻帝国主义统治集团并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力量。在短时间内，所谓宣扬“新工人阶级”的理论家在“学生争取民主社会运动”组织的青年和学生中，乃至整个运动过程中，都有相当大的影响。但是，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新工人阶级”的这些特权阶层——高技术的技师、工程师、教师、记者、社会工作者等等——在推动革命运动中既没有做出最大的贡献，也没有最大的能力去做。而且，我们需要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在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这些阶层已被证明是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社会基础，这一事实几乎已经全然摧毁了“新工人阶级”理论。

但是，工人阶级的哪一部分将会成为革命运动的主导力量的问题争论，特别是“工业无产阶级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领导力量”的古典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正确性的争论，继续在我们的运动中进行。我们坚持古典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然而，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意识到自己有责任基于当今美帝国主义和美国社会的具体情况，来解释并捍卫这一立场，同时也要考虑到自打马克思生活的时代以来，世界局势，生产力以及社会阶级已经发生了无可否认的巨大变化。

列宁在复兴及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时，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抽象的教条，而是一种活生生的科学；正如他说的那样“具体条件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因此，在与那些民粹派-无政府主义知识分子（他们主张资本主义在俄罗斯不仅是不受欢迎的，同时也是不必要的；农村的，社区性质的“共产主义”可以直接建立在封建体系崩溃的地基上）的路线作斗争时，列宁没有坚持认为“资本主义必须在各地得到发展”的铁律，资本主义是处于封建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不可避免的过渡阶段。相反，他通过对俄罗斯经济的详尽分析证明了资本主义已正在俄国发展，这一发展趋势不可逆转，而社会主义只能建立在由资本主义发展而奠定的基础之上。今天，我们也面临着许多争论和分析，比如那些宣称现代美国资本主义物质基础的变化已经减少了工业无产阶级的规模和革命潜力的论调；我们将尝试在坚持产业工人居于革命领导地位的基础上，对这些论调进行具体的考察，并对当今工业无产阶级和整个工人阶级在美帝国主义体系中的实际地位做出具体分析。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使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阶级，即“一个人口占绝大多数的被统治阶级（无产阶级）和一个少数人的资产阶级统治阶层”的预言，几乎已经实现……如果阶级成员的身份是由其自身与生产资料的关系决定的，那么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这个国家的绝大多数人，他们没有生产资料，只好被迫出卖自身的劳动力给那些占有生产资料的人；如此来说，这绝大多数人便是工人阶级的成员。

如果我们从字面意义上理解梅伦的阐述，那么不仅仅是猪猡（美国警察），还有军队和其他走狗猪猡——包括早川，他们没有生产资料并且也将自己出卖给统治阶级，那么他们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了。而且他也意识到自己的简单论述所造成的困扰，特别是当他谈到中间阶层的问题时：

而当我们谈到学生，中层管理人员，高技能劳动者和其他专业人士时，许多激进分子想要创造一个残存的中间类别，并称之为小资产阶级。首先，这是一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分类——因为这并不是基于与生产资料的关系来划分的。其次，表征这些群体的意识形态当然不是小资产阶级的反垄断意识，而是（在某种程度上，它不是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统治阶级，垄断寡头的（即所谓的企业自由主义）意识形态。

除了承认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一个方面（反垄断意识，这与反工人阶级及亲资本主义意识并存但不总是主导），梅伦的陈述仅仅是神秘化。他只是描述了这些群体的主观态度（以矛盾的方式），同时批判了“马克思主义时尚”，将其归类为小资产阶级——而没有为这些中间群体或阶层提供可替代的阶级类别。

这些中间阶层的确难以分类，但希冀他们进入工人阶级是行不通的。阶级分析，尤其是在工业无产阶级和垄断资本家之间的阶级和阶层的分类问题，不能像在篮子里丢鸡蛋那样简单干脆。通过将学习与这些阶层之间的具体斗争相结合，才能更有效地实现对这些中间阶层对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客观立场和态度的真实分析。

梅伦关于“马克思主义时尚”阶级分析是前后不一的，它充其量也只是半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人们）与生产资料的关系的确是确定社会阶层的基本标准。但它不是唯一的标准。（人们）与社会中其他群体的关系也非常重要。即使没有实际拥有生产资料——就像美国的经理人和他们在苏联的修正主义同行那样——只是有能力对生产资料和与之相关的阶级进行一定程度的控制就是如此。管理者对其帝国主义主子的忠诚有着一定的物质基础，然而梅伦在他的“阶级分析”中忽略了这一客观立场。

虽然梅伦谈到了与生产资料的关系，并在马克思主义者阵营里保持了自己的存在——但在事实上，他的案例探讨几乎只是片面地基于这一关系。对于梅伦来说，有无生产资料所有权是判断与生产资料之间关系的唯一标准；而是否出售或购买劳动力是划分阶级、阶层的唯一标准。虽然梅伦的意图可能是积极的，但他应该意识到，他对所有权问题的片面关注使得他与苏联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者站到了一起，而这是非常令人不适的。冒充“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苏修也只考虑生产资料的所有权问题，并通过抨击“与生产资料的关系”来“证明”苏联并不存在阶级。但是，这种“马克思主义”的狡猾手段不应该遮蔽任何人的双眼，让他们对这个修正主义集团所处的真正阶级地位视而不见。他们俨然属于统治阶级，新沙皇，尽管事实上他们手里没有握着任何一纸股票。

对社会任何阶层进行阶级分析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是其成员享有的独立程度。例如，在大型集团医院工作的医生可能会向凯撒公司出卖他们的劳动力，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又享有很大的独立性，他们有机会离开凯撒跳槽去私人诊所。与这位医生，或是工人主管，甚至是通用电气的第 26 任副总裁（并

不握有股权)所不同,工人别无他选,只能出售自己的劳动力,而无法真正控制在何时何地工作,如何工作,以及和谁一起工作。没错,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一种倾向,它使得那些原先“独立的”(技术)专业人士“无产阶级化”了。但是,如今这个中间阶层中仍有大量的残余分子保持了独立状态,其阶级地位毫无疑问属于小资产阶级。甚至之前那些独立的专业人士,现在某种程度上业已无产阶级化了,但他们仍然表现出与工人阶级相区分的矛盾心态。在过度拥挤的教室里授课的教师,以及工作量极大的社会工作者,他们的确参与了阶级斗争,甚至组建工会。有时,他们的斗争十分尖锐,这对工人阶级非常有帮助。

即使斗争进入最激烈的时刻,当这些“工人阶级”成员涉及到自身与劳动群众的关系时,他们仍是坚定自己的“专业”地位。在这个方面,他们可没有被误导,也并非仅仅是(觉悟)落后的工人——而是恰恰反映了他们处在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真正的阶级地位。当然,在诸多内外矛盾的影响下,帝国主义制度越来越腐朽,危机进一步加深;随着工人阶级力量的壮大,工人阶级更加意识到革命的必要性,他们争取(革命的)领导权和自我组织;于是,中间阶层里更多的人将会加入革命队伍。他们中的部分人将会成为关键的,无私的领导和战士,但整个阶级群体始终保持分裂状态,直到革命胜利的那天。阶级分析法的重要性正是在于它能够从各个阶级阶层中找到盟友,区分敌友,并随着局势的变化更改策略。我们需要提炼总结经验,以便能够更好地区分社会中的分歧。模糊阶级差异,甚至将阶级缩小到无法确定的体量,这无助于我们团结所有可以团结的力量(来自不同的阶级),共同反对垄断帝国主义。

梅伦非常渴望让几乎每一个人,包括所有的年轻人都融入工人阶级;为此,他不得不掩盖事实扭曲概念。例如,他宣称美国的小资产阶级几乎无足轻重。不过,在这个国家任何一个主要城市中的任何一条街道上散步就足以驳斥这一观点。(在这里我们甚至不用讨论几百万小农场主)目前在美国,雇佣50人及以下的非农企业有340万家,其中54万家雇佣8到19人,260多万家雇佣8人以下。这是1945年以来的实际增长,相应的数字分别是290万,221,500和260万。即使实际上部分大公司将其“特许经营权”授权给其中的一些中小企业,但是其所有者和/或管理者的基本立场仍然是小资产阶级的,而非无产

阶级。小资产阶级不仅在规模上始终显著，而且他的意识形态（有时是反垄断的，但其总的来说支持资产阶级私有制的意识形态）在工人阶级，尤其是熟练工人所在的上层中依然有着极大的影响。一方面，美国小企业的平均寿命大约只有五年：这类小型的资产阶级单位不断地被粉碎，其所有者或破产并成为工人阶级，或作为管理者被吸纳进垄断企业中。但是，另一方面，这种小企业也不断地从垄断阶层的经理人和工人队伍中重新出现：比如，为自己开展业务的管道工，变成小承包商的木匠，经营小咖啡馆的厨师，或是自己购买器械（指车辆）并基于合同工作的卡车司机，甚至是开发新产品或是制定巧妙计划（指出谋划策）的教授（他们之中最近真的有人成功了，并且当上了国防部长助理）。模糊这种现象就是在弱化我们对工人阶级和全社会真实整体情况的了解，严重削弱我们基于人民，特别是工人阶级的实际状况和需求开展革命运动的能力。

它（指梅伦的理论）陷入了由统治阶级及其学术代理人所设下的陷阱。在 20 世纪 50 年代，资产阶级的社会学家竭尽全力（和事实）将工人阶级“消解”为“中产阶级”（他们至今仍在尝试使用这种统治伎俩，尽管成功率越来越低。）现在，梅伦想在自己脑海中重复这一过程，将小资产阶级消解为工人阶级。梅伦所犯的 error 对革命事业造成的危害，不亚于资产阶级故意伪造的谎言。这也导致他做出了一些愚蠢的“伪分析”。例如，为了让所有学生都融入工人阶级，他不得不争辩称“学生通过学习，以熟练劳动力的形式在自己内部创造价值。”他还不妨说，婴儿在吸吮奶瓶的时候也可以为自己创造价值呢。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劳动力只有在工人将其投入市场以供资本家购买时，才真正进入劳动力市场。如果我们的学生从未出卖过自己“熟练的劳动力”，而是在抗议示威运动中被资本家的猪（指警察）谋杀，亦或是突然继承了一张价值 100 万美元的美孚石油公司的股票，他所创造的这种“价值”可从未以劳动力的形式实现，既不创造任何剩余价值也没有任何意义。不！正如我们所提到的婴儿的例子，虽然形式不同，但学生依然靠奶瓶养活。他（指学生）第一次产出价值是当他将劳动力放在市场中并用于生产商品的时候。

此外，梅伦声称“绝大多数美国青年（18-24 岁）是学生、士兵和失业者”。事实上，这一群体中 60% 男性都有工作，只有 8% 的人失业，大约 15% 的人在军队中服役。（数据来自于美国劳工部，劳工统计手册，1968 年）。即便考虑

到资产阶级的歪曲，以及 18-24 年龄组中相当多的男性在上学期兼职工作，梅伦的结论仍然是错误的。这些数字只适用于非白人和白人青年，因此白人男性就业人数占比甚至高于 60%。在女性的 18-24 岁年龄组的白人和非白人团体中，就业人口几乎占 50%。而且，在 25-34 岁年龄组中，超过 80% 的白人和非白人女性都有工作，且大多数都是全职的。

梅伦杂耍般的“马克思主义”，他对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淡化，对“生产关系”的片面看法以及对事实的漠视，所有这些都给他的首要关切内容——否定工业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打下了必要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总是明确区分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并且区分受到剥削以创造剩余价值的工农业劳动者和出售劳动力但不创造任何价值的劳动者。这并不是一个随意地区分，而是基于理解了一个事实，即资本家获得的利润最终取决于他在生产点压低工人境况待遇的能力。不仅是资本主义的利润，而且包括其他非生产性工人在内的社会中每个人的生计问题，最终，是建立在备受剥削的产业工人所创造的价值之上，以及时至今日，在较轻程度上，也是建立在农业工人使用的先进农业技术所创造的价值之上。今天，如果我们仅仅审视帝国主义及其内部阶级构成，便会遗漏（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工人的超额剥削，也会模糊生产/产业工人与其他阶级阶层之间存在的国际性的矛盾冲突的本质。但是理解了资本主义利润来源于在“生产中”对产业工人的剥削这一事实，同时也必然表明了工业无产阶级作为一种社会力量在切断资本主义势力动脉时所处的战略地位，但是这并不足以囊括革命共产主义的理论基础，甚至也不包括工业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经济主义者的政治倾向也理解这一点并以此为理论基础。梅伦并没能通过扩大工人阶级的定义范围，来回避经济主义——实际上，他以这种方式将自己立场（并不能被归类为经济主义）与经济主义者的政治立场相互兼容了。（经济主义可并不否认武装斗争——经济主义者不得不承认，在沙俄时期，任何参加罢工的工人都是在经历血腥斗争。）

列宁在《怎么办》（写于 1902 年）中反驳了工人运动中的经济主义观点，他们主张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应该完全基于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下争取更高的薪资和提高工作条件而开展的经济斗争。在这篇精彩的文章中，列宁指出，工业无产阶级是现代社会的领导阶级，不是因为它参与了在“生产中”争取更

高工资的斗争，而是其在劳动过程中的社会化，一贯受到剥削而又采取斗争反对剥削，以及它在经济全局中的战略地位和阶级关系网，使其能够最坚定地掌握马克思主义思想信念，最清楚地辨别社会中各种力量——谁是人民的朋友，谁是人民的敌人——最终开展一场推翻旧秩序的、全阶级参与的革命斗争。在这方面，政治斗争在质量上优于纯粹的经济斗争，革命的共产主义者有责任参加工人的经济斗争，并帮助工人们了解掌握政治理论，将经济斗争的水平提升到对抗国家机器的全方位的政治斗争上去。

（当然，我们所述的是反对国家的诸多政治斗争，而不是哈罗德·威尔逊/工党的那种版本。如果这些经济上的需求不被视作社会主义斗争的副产品，那么它们会被包装进一揽子政策中，并且被提升到资产阶级政治的层面。基于经济需求的改良主义，通常表现得十分具有“政治性”，并且它也是经济主义的核心论调。）

很明显梅伦主观上倾向于否定工业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这是导致他错误分析的根本原因。因此，他采用了静止观点看待盈余价值是如何积累的，这暗示了工人和雇主之间的基本矛盾几乎已经消失。他这样做不只是论及美国工人，而是在讨论世界无产阶级。首先，他提出“竞争性的资本主义发展出两个事物：垄断资本主义体系和帝国主义。”（原文：我们标注的斜体字）

如果这不仅仅是一个草率的语法错误，那这便是一个由“新工人阶级”的理论家所犯下的非常严重的政治错误。帝国主义是垄断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某个时刻，国内市场已经不再能满足资本家的利润需求，也无法继续保证资本家的额外投资能收到利润回报。所以资本家被迫出口，并不是完成商品的销售，而是资本自身超越了祖国和国内市场的边界。这种情况出现在整个经济体系和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中；因此，在由金融资本主导的诸多资本单位之间展开了激烈的竞争，所有资本单位都渴求控制、塑造或是重塑世界，并将世界的发展转向满足于其自身的利益需求。这当然免不了战

争——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战争；以及与日俱增的，在各帝国主义列强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之间的战争。

有些时候，梅伦似乎部分地理解了这一点；但是，很明显他的理解很不全面，以至于他在根本上混淆了第三世界解放斗争的本质，也包括祖国的黑人解放斗争。尽管他正确指出“驱动帝国主义控制以及发展合适的投资机会的动力同时意味着全世界工人生活质量的持续稳定恶化。”但是他也可以转过身去，援引“经济主义”的“稻草人理论”，宣称“人民的斗争并不会在生产中爆发”。第三世界人民的斗争最初是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民族斗争，然而到了旷日持久的最后阶段，第三世界人民主要从事军事斗争。但是，在第三世界人民进入军事斗争阶段之前，实际上，他们的斗争主要在“生产中”爆发，比如农民在封建庄园的斗争，以及城市里发生在商店和工厂里的斗争。美国黑人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也是一种民族斗争，这一斗争中的最活跃的成员并不是产业工人，而是街头的居民和没有稳定工作的工人，黑豹党称之为“荒野黑人”。梅伦将这一现状投射到美国，并据此提出一个战略：

对美国的年轻人来说，阶级斗争体现在诸如草案，统治阶级对大学、警察以及其他统治阶级代理机构的用途等社会控制的问题上。所有的社会机构都旨在服务于并尽力稳定日益崩溃的资本主义体系，随崩溃而来的将是斗争。“如果美国资本主义体系的崩溃不一定引发大萧条，而是社会结构的逐渐恶化；那么，我们的革命运动不仅必须要为可能的总罢工做好准备，还要为围绕各种问题展开的、水平逐步提高的斗争做好准备，而这将引发一场持久的全面内战。”

（这是一个侧面问题，为了不默许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误解，只有部分无政府主义理论家将总罢工视作颠覆资本主义体系的最后一战。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总罢工只是一种斗争方式，有时在（工人阶级）团结得到发展，阶级意识和战斗力量得到加强后，才能实现和有用。这需要一种罕见的情况组合，即在总罢工可以立刻摧毁资本主义之前，资本家阶级已被剥夺了几乎所有力量。）

我们不否认在帝国主义衰落的时代，资产阶级社会正在分崩离析；也不否认美国可能会再度爆发内战；至少，更不会否认这场斗争将会是漫长的。不过，我们相信当美国在大萧条或其他严重的经济政治危机中完全崩溃之时，内战便会爆发；例如，美国在战争中惨败；再比如，统治阶级既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下层阶级也不能照旧生存下去。这一点并没有否定工业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实际上，当破坏性的危机来临之时，如果无产阶级没有能够承担起领导任务，也没有发展出多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那么垄断资产阶级将能够安然度过哪怕是最具毁灭性的危机，并以某种形式继续统治下去。

梅伦果真在争辩称，工业无产阶级将成为“工人阶级”革命运动的后卫。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不得不折磨所有的年轻人，让他们融入工人阶级，以保持领导地位；根据梅伦的错误数据，所有的年轻人都应该待在学校、军队或者失业者中。

这难道不是他所说的本意吗？“因为产工人只是更广义的工人阶级中的一部分，因为其并没有在阶级斗争中发挥先锋作用，对工人斗争的正确观点要求我们将他们视作斗争的唯一前线。我们需要的是分析和论证——工人阶级中的哪些部分能够发展出阶级意识并领导其余的部分？”尽管道路不同，但这事实上导致了“新工人阶级理论家”相同的精英主义。梅伦也认为那些目前处于运动浪潮之中的人——特别是学生——将会继续领导斗争中的“工人阶级中的其余部分”。

让我们回到国际形势——第三世界的解放斗争上，在这里验明了梅伦理论的基本/根本性错误，然后再回到我们自己运动的更正确策略上来。的确，目前越南人民以及其他亚非拉地区人民所的直接斗争，一般来说都是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这需要所有爱国阶级的团结，囊括除了封建地主阶级及其盟友，帝国主义者的马前卒及其傀儡外的所有阶级阶层。但是，这场斗争必须由两个主要

阶级力量中的一方领导：要么是反对帝国主义势力的民族资产阶级，因为外国金融资本的统治地位阻碍了强大的本土资产阶级的发展；要么是与农民结盟的无产阶级。（如果这场斗争）由民族资产阶级领导，那么它将无法通过斗争取得最终胜利，这场斗争最终将会被迫与帝国主义求妥协，或是被帝国主义无情摧毁。（比如肯雅塔领导的肯尼亚，以及苏加诺领导下的印度尼西亚。）如果由无产阶级领导斗争，并与农民结盟，就可以彻底打败帝国主义；民族解放的成果能得到充分巩固，社会主义的基础也能得以牢牢奠定。

这是如今越南人民以及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斗争的经验。在这两个例子下，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共产党都发挥了领导作用，尽管事实上农民在农村地区进行了大量的军事斗争。

比如，在 1946 年到 1949 年的中国，贫农的路线甚至是剥夺中农土地，分配给贫农更多的私人土地。但是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先进的无产阶级路线；为了保证与中农的联盟，成功地击败了贫农路线；打败了国民党及其帝国主义主子；突出了城市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这是通向无产阶级专政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唯一道路。因此，尽管无产阶级不是军事方面的主要战斗力，但是其政治路线，以及代表其阶级利益政党的领导，事实上是贯穿整个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而且，在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首先是学生行动起来，然后是农民，最后才是工人。但是，即使是在学生造反的阶段，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使得学校为人民服务，清除资产阶级形式的竞争和退学制度，将学习与工作相结合，清除学校中的特权和官僚主义——仍然发挥着领导作用。然而，当工人阶级作为一个整体，确实掌握了文化革命的路线并将其付诸实践时，就将其推向了更高的水平；能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机构中夺取政治权力，并且发展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新形式，因此群众的口号和实际行动变成了“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

毛泽东的天才之处在于，在整个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中，（尽管）遇到了所有的曲折、挫折和成功，他却能够率先提出了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路线，唤起

人民群众领会掌握这条斗争路线并将其付诸实践。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避免了教条主义和实用主义两个错误倾向。当学生和农民在工人之前率先发起行动时，正如在中国革命的历程中多次发生的那样，毛泽东并没有试图阻止学生和农民们的运动，或是命令他们等待工人阶级行动起来，并让位给工人阶级带头领导这次运动。与之相反，他鼓励学生和农民的造反运动，为农民和学生群体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而奋斗；他提出一条代表无产者阶级利益的路线，并敦促造反派在工人阶级内部传播发动革命。另一方面，因为学生，甚至是农民都在无产阶级之前发起行动，毛泽东并没有试图编造新的理论或是新的分析；既没有让学生或是农民成为领导力量，也没有在他们身上钉上无产阶级的徽章，使他们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实际上，这是使他们成为领导力量的一部分。通向无产阶级的道路，让工人阶级在斗争的每个阶段、每个方面都发挥领导作用。这是中国革命通向胜利的唯一道路，也是被压迫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所进行的斗争的唯一途径。

阿尔及利亚革命为梅伦的模型提供了一个最相近的例子——即一个由知识分子和特权阶层领导，以流氓无产阶级和部分农民作为主力的革命运动。最终流产的阿尔及利亚革命企图赢得民族解放，并建立一个没有无产阶级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与中国人民和越南人民相比，阿尔及利亚人民的经历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由特权阶层尤其是知识分子领导的流氓无产阶级和部分农民的“革命”运动，可能会给他们的殖民者主人制造麻烦，甚至可能在一段时间内对殖民地宗主国造成一段时间的破坏；但是最终还是要以妥协于帝国主义的控制而告终。这是因为它没有能把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的斗争坚持到最后。（这就是为什么法国帝国主义者仍然控制石油，并主导所谓“独立的”阿尔及利亚经济。）

这在美国如何适用呢？让我们看看黑人的解放斗争吧。在这里，梅伦再次混淆了首先采取行动的阶级和领导阶级的区别。在黑人这个群体中，正如在中国人民中一样，都有着学生，农民（佃农、南方佃农），以及所谓的“流氓蠢蛋”（半永久性失业工人，其中许多是来自南方农村的移民或是移民子女）。在此期间，在黑人产业工人在群众中行动之前，他们就已经行动起来并卷入激烈的斗争，包括与美帝国主义的肥猪展开小规模军事斗争。尽管黑豹党的斗争

聚焦在“街区兄弟”上。但是，黑豹党从一开始就提出了一条无产阶级路线——确定真正的敌人，即帝国主义统治阶级；强调斗争的国际属性；在处理白人的民族压迫是做出阶级划分；指明与潜在盟友合作的方式；并将有纪律的组织作为（群众）自发性的替代品，而这个替代品是直接而又有必要的。

为什么这是无产阶级的路线？街区的兄弟们，每天忙忙碌碌，尽最大可能与肥猪、小店主、典当商、房东等人打交道，而这些人几乎全部是白人。很自然的，他很容易就倾向于形成一种毫不含糊的反白人观点。他的生活是碎片化、高度个体化的——为了生存而进行的个人抗争——他对于社会的看法受到这种经历的限制。黑人产业工人和街区兄弟（当然他们有可能是血缘上的兄弟）住在同一个社区，在高度组织化和社会化的工作中，他们受到同样的压迫，而且也受到了民族压迫和超额剥削。这通常是为了构成美国统治阶级的垄断寡头。黑人产业工人作为一个遭受这种双重压迫的阶级，最有能力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能够区分白人工人的利益和白人资本家的利益；能够了解领会组织和纪律的必要性；并且能够以集体方式坚持与真正的敌人做斗争。尽管黑人工人成为了最后一个掌握休伊和黑豹党的革命民族主义的群体；在黑人解放运动中的其他无产阶级势力中，黑人产业工人的革命意识和斗争运动正在日益发展，他们紧密团结在街区黑人以及整个黑人群体的斗争周围。

底特律黑人工人革命联盟的约翰·沃森在最近《新左派笔记》的访谈中使用了更加简洁，也更加引人注目的措辞，阐明了黑人工人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

身为工人，同样也是黑人工人，我们历来都是，现在也是美国经济领域的一个基本要素。如果没有黑人奴隶在南方种植园里采摘棉花，那么欧美发展工业所需的原始资本积累将永远不会完成。如果没有黑人工人在底特律的汽车装配线上辛勤劳作，那么汽车厂商从一开始就无法生产汽车，因此他们也无法获得所赚取的巨额利润。“因此，我们认为将黑人组织成为一个强大的团结的集体（单位）的最佳方式，便是在他们所工作的工厂里，将他们组织起来。我们认为，黑人工人尤其有能力完全瘫痪美国的经济体系。为了能够实现这种力量，

我们必须组织起来。”当你走进一家工厂里，每天有一万名工人身处同样的体系下（这种体系出自于同一批恶棍之手），面对着同样恶劣的环境，每天工作八小时，每周工作六或七天。当你走进社区，比如说在一个特定的社区里，人们的利益可能远比工人的利益更加分散。也就是说，人们有着不同的“看守人”，他们在整个社区里面对许多不同类型的问题，而且与工厂里的那一万人相比，他们并不属于同一种“同源人群”。因此，就权宜之计而言，在工厂发展组织成功的可能性更大。

当你考虑的比这更长远，当你确实将社区里的一些重要部门组织起来时，那些你能在社区里采取的行动，给统治阶级造成的破坏，并不如在工厂里采取行动那样有效。举例来说，当你关停汉姆特拉米可的装配工厂后，就相当于同时又自然而然地做了许多（其他）事情。如果你将生产线关停一天，那么意味着克莱斯勒公司少生产了一千辆汽车；考虑到他们的投资，这便等同于一笔可观的资金损失。“此外，当你关停一个大型的汽车工厂时，就相当于自然而然地动员了人们走上街头，单次行动就可以动员五千或是一万人。然而，当你试图将社区组织起来时，特别是当你挨家挨户地敲门宣传动员时，那么再次同时聚集起这么多的人就困难多了。”

最后，我们认为，当你与工厂工人组织紧密结合起来，同时也自然而然地发展了社区组织，取得了社区支持。毕竟，工人并不是全天 24 小时都住在工厂里。他们回家后都居住在社区的某个角落。我们发现当工厂工人组织起来，（他们在）社区里的各种支持者也会组织起来，而这种现象几乎不可避免而且是并行发展着的。我们认为获得广泛的社区支持是必要的，以便能够在工厂内部有效地进行组织，并有效地瘫痪重要的经济部门。

因此，尽管最尖锐的斗争仍然发生在街区哥们儿和那些每天直接残酷压迫他们的警察之间，不过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主导作用以及产业工人们自身日益增加的各种活动，都清楚地表明黑人工业无产阶级最终将会成为黑人解放运动的领导力量。

美国内部垂死挣扎的帝国主义日益增长的趋势之一就是——当它驱使黑人离开南部农田，而与此同时垄断资本主义的新技术为许多白人工人（蓝领和白领）提供了新的技术岗位——形成了在广大工业无产阶级之中，黑人和其他受压迫人民集中于那些最受压迫最受剥削的经济部门。例如，在加利福尼亚州，将近 50%的工业无产阶级（以及农业无产阶级中的绝大多数）都是黑人和拉丁裔人。在底特律的很多汽车工厂里，在非熟练工人所在的庞大装配线上，黑人工人通常占劳动力总数的 75%。而且，一般来说，在汽车、钢铁、码头货运以及一些地方的纺织工业中，来自第三世界的工人占非熟练工人群体的 20%到 50%。第三世界工人逐渐集中在那些工业无产阶级备受超额剥削的经济部门；再加上他们在社区里，甚至在工作岗位上受到的民族压迫，使得他们身处领导阶级的显著位置，不仅仅是在这个国家的第三世界解放运动中，也是在整個美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

考虑到这些事实，我们可以讨论一下这种观念——在我们的运动中，依旧是相当流行的一一工业无产阶级已被收买；它要么真正受益于帝国主义，要么收受了帝国主义的贿赂，以至于它充其量只能排在革命队伍的后面的某个遥远的地方。但即使暂且不说黑人和其他第三世界的产业工人，只说白人工人，那种认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被帝国主义收买的想法也是无稽之谈。事实上，这是一个来自于我们运动内部的奇怪的论点，持有这种论点的人大多数是在帝国主义统治下享有更多特权的人，而他们之中只有极少数才是产业工人。如果我们能够抵御住诱惑，并将自身从邪恶中拯救出来——即能够摆脱绝大多数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并在与帝国主义敌人战斗的时候甘愿作出牺牲——是不是难以想象全体工人阶级，尤其是工业无产阶级能否看到光明并举起革命斗争的旗帜？难道去年发生在法国的事件不正应该表明这不仅是一个虔诚的希望，而是意味着许多机会吗？

尽管目前大多数产业工人的政治意识并不像学生运动中的活动家那样高，然而他们对于帝国主义体系的理解还有很多途径——特别是国家机器的暴力

本质以及富人对政府的绝对控制；在这些方面，他们的理解更少受到资产阶级幻想的干扰，因此会比大多数学生更先进。但是，在谈及特权问题之前，让我们探讨一下另一个反对“工业无产阶级领导地位”的常见观点。

人们时常说，时至今日工业无产阶级的规模已经减少到如此程度，就算它没有被收买，它也不再是社会中规模最大、最具战略意义的单一阶级了。虽然在过去的五十年里，工业无产阶级的相对数量确实减少了，但这种趋势并不像他们提及的那样夸张。如今，制造业工人（2000万）占非农业劳动人口的25%以上。将这些工人与采矿、运输、承包建设以及公用事业工人加起来，那么产业工人的数量占国内非农业劳动力总人数的43%，剩余的57%的劳动者分布于贸易、金融、服务以及政府部门中（数据来源于美国劳工部，劳动统计局，1966年）。而在五十年前（1919年），这个百分比正好是相反的（产业工人占57%，其他工人占43%），其中制造业工人占劳动力总数的40%。但是，正如这些数据表明的那样，今天的工业无产阶级仍然是社会中规模最大的，当然也是最具战略意义的单一阶级。

然而，这个阶级（指工业无产阶级）到底是作为一个整体？还是分散成了众多的个体，而被收买了呢？正如列宁指出的一个事实，帝国主义，尤其是像现在的美国这样强大的帝国主义，在那些技术最熟练，组织最成熟的工人团体中制造出一批特权工人。通过观察产业工人阶级中的这些特权阶层，并将这种优越地位扩大到其他阶层；这样一来“产业工人被帝国主义收买贿赂”的理论就站得住脚了。运动中的许多人持有这种观点，他们的错误立场又被范·莱德格拉夫所撰写的《革命运动与工人》（*The Movement and the Workers*）的误导性论断所强化。尽管范的本意不是要论证“工业无产阶级最终不会成为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但是他在这本小册子中展现出来的写作方式，却使其很容易被大家误解。确实有一些（虽然不是极少数，但远远不是大多数）美国白人工人赚到了足够的钱，买了一两套公寓或者一点股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的确分享了帝国主义体系的剥削掠夺成果。但即使在他们这些技术工人之中，绝大多数的人仍然必须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才能过活；在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帝国主义阶段，他们的生存受到（生产）自动化，经济衰退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无政府状态当然态的打击。（举例来说，近年来采矿业、印刷业和排版业尤其受到

了严重打击)当然,统治阶级发现自己既无法抵抗产业工人组织起来的努力尝试,也无法粉碎工人们通过战斗组织获得的成果;他们便试图将这些成果推向整个无产阶级的对立面。自然而然的,在组织程度比较高的工人群体中,统治阶级鼓吹个人利益;并且从短期来看,他们会取得一些进展。但是统治阶级没有为这些工人们提供任何长远的安全保障,反而不停地寻求各种手段削减工人的收益福利——提高税收和物价、裁员、加班。当资本主义经济增长放缓或者出现危机之时,统治阶级便搞起了破坏工会的勾当,或者动用国家机器镇压罢工……所有的这些都发生在美国工业无产阶级的身上。这就是为什么在过去的两年中,我们目睹的“野猫罢工”(译者注:自发/非法罢工)要比过去二十年间加起来所看到的要多。仅仅去年一年内,我们就见证了5000多次罢工。这就是为什么大规模群体骚动会爆发,尤其是年轻人参与的骚动,甚至是统治阶级都在严肃地讨论这个问题;好比,在最近的《财富》杂志中(1969年3月),我们至少已经在纽约被警告过一次了。

与工会的老年领导层那样强调退休福利相比,年轻的工会会员不仅要求提高工资待遇,而且他们对许多工会的专制方式感到忿忿不平。林赛最近说“这是代沟的一部分。工会的普通成员正在拒绝领导层的建议,年轻人对别的事情更感兴趣。”而革命者的工作就是把这些“别的东西”变成国际主义的东西,实现工人阶级的团结,战胜帝国主义敌人,最终实现无产阶级专政。

美帝国主义体系正处于严重危机之中,并且位于滑向更深层次危机的边缘。不仅是因为他所依赖的,通过剥削整个第三世界才享受到的梦幻般的超额利润,目前遇到了种种难处;而且也因为,甚至是他先前的初级合作伙伴们——日本和西欧也开始挑战它。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的钢铁大亨(只提及一个行业)要求提高对来自日本以及其他国家的进口钢铁提高关税。美国相对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而言的竞争优势已经消失:多年来,高达数十亿美元且不断增长的美国贸易差额,已经减少到低于十亿美元,而且还在不断萎缩。在黄金供应减少了60%的时候,美国在海外的大量投资以及美军各种设施在全世界的扩散,都将大笔的美元送到了外国债权人手中。英镑和法郎的贬值,都是美元支撑起的货币体系中的一部分——所有这些都给美国的统治阶级带来了严重的麻烦。伴随着货币危机,越南战争已经使得恶性通货膨胀进一步恶化,结局还没有到来呢。

所有这些危机都转移到了工人身上。尽管工资从来没有涨过，但物价已经飞涨到超出视线之外，并且税收结构简直是荒谬。平均每个工人都会在联邦扣缴金中发现自己工资的 20% “被盗了”，而另外 20% 的工资在销售税，州所得税以及一系列“隐藏”税收中被扣除。对于任何一个税收制度而言，如果它必须向主要生产者征收占他们工资收入 40% 的税收，那么这个税收制度就是不可理喻的。

这种勒索现象会增加。为了“制止通货膨胀”，尼克松的顾问已经在解雇数百万工人并且冻结他们的工资了。尼克松还与国会合作，通过立法来否认并剥夺工会成员在合同谈判中投票的权利。当面临着严重信贷债务问题（这很大程度上是造成美国 3000 亿美元家庭债务的原因）的工人阶级，再次受到统治阶级“紧缩政策”以及日益强化的专制主义的打击时，那么当前的不安焦虑情绪将会扩大并加深。产业工人总是直面资本主义危机带来的最直接也是最严重的打击，工人们所遭遇的困境来自于恶性通货膨胀或“紧缩政策”，或者这两个方面。

所有这一切都并不意味着整个工人阶级，特别是产业工人会自然而然地变得革命或“激进”。但是对于革命者来说，这确实是一个走进工人群体的机会，尤其是那些（生产生活）受到重创的工人，革命者不仅可以唤起他们的斗争激情，增强他们对于革命的理解。统治阶级十分清楚这种行为，以及其对其统治构成的严重威胁。一个月前，钢铁协会的头头告诉他的同行们，如果没能阻止学生，SDS（学生争取民主社会运动）革命派以及其他“激进分子”之间的串联，“那么，这可能意味着资本主义的终结。”这就是为什么埃德加·法戈在看到无产阶级力量以及马列主义思想在“学生争取民主社会运动”中不断发展后，便歇斯底里地吠叫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从维克托·雷塞到乔治·曼尼，再到华特·鲁瑟统治阶级的走狗们，开始对“学生争取民主社会运动”和黑豹党加入工人纠察队感到狂怒，并且越来越多地向工人阶级伸出黑手的原因。当统治阶级开始真正粗暴地对待工人阶级时，它可不愿意看到共产主义者在附近晃悠。

尽管白人工人在帝国主义治下享有特权（与黑人工人和第三世界工人相比），但他们中的大多数并没有受益于帝国主义。这好比，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都身陷在帝国主义的监狱里，但是那些殖民地的工人和人民深陷“洞”中，不熟练的白人工人处于常规牢房中，而许多熟练的白人工人则可以被视作看守，实际上他们靠压迫其他工人生活，并且加入了压迫者的行列。

梅伦的理论通过歪曲帝国主义的本质，从而曲解了世界局势。他的文章中隐含着这么一种假设，即相对而言，美国垄断资本主义基本上在“生产中”满足了产业工人的需求。然而，根据这种观点，帝国主义不仅在国内外压迫第三世界人民，特别是街头的年轻人；而且也压迫祖国的青年，青年们不得不面对各种把戏——“警察和其他统治阶级的代理人控制着社会。”然而，帝国主义是一个体系，垄断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它既不稳定也不会在“生产中”或是其他任何地方满足产业工人的基本需求。

美国工人面临的敌人与越南工农面临的敌人完全一样。不论是在祖国还是全世界，这就是为什么对于革命者而言，加入工人阶级，团结阶级兄弟，并在工人群众中发展国际主义既是有可能的也是很有必要的。正是先进的产业工人，将会掌握在学生运动中发展起来的革命意识形态，在斗争中带领全体无产阶级，揭露并击败敌人；为工业无产阶级领导成功革命，并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做好充分准备。

对于工人阶级中的青年而言，这些是重要的。这并不是说他们是一个新的异化阶级中，也不说所有的青年都是无产阶级；而是说青年工人们，就像其他阶级中的青年一样，成长于美帝国主义受到美国国内外第三世界人民解放斗争的成功挑战的时代；所以与老年工人，或者说广泛意义上的老年人相比，青年人能够更快地察觉到并把握帝国主义体系崩溃的迹象。任何阶级中的青年都是最大胆的。他们总是身先士卒地采取积极行动，揭露敌人的面目并与之斗争。

但是，青年工人由于自身的阶级地位——因为他们和第三世界工人一样，总是集中于相同的工作中心——才能够将跨越阶级界限的、青年的异化，变成了可以在整个工人阶级中散播的具体行动。

在“学生争取民主社会运动”发起之前，以及当今在运动发展的过程中，我们都要思考这么一个问题：无产阶级应该走什么道路？在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我们如何建立工人阶级的领导？对于“学生争取民主社会运动”而言，这当然不意味着我们要停止或者减少对第三世界解放运动的支持。事实上，我们应该加快活动进度，增强活动力度。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在第三世界人民身边，工人阶级中的青年，特别是产业工人中的青年，是唤起并动员整个工人阶级的主要道路。尤其是工人阶级中的青年女性，她们可以带头撕裂那既分化又奴役工人阶级的特权结构。

本文的目的在于举例说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并概述这个论断对青年革命运动产生的影响。我们必然忽略过组织其他阶层的特殊性所在，而且不应该将这个文件与某个“特殊程序”混淆，也不应该将其与整体的阶级分析混淆。我只能说，我们不赞成任何否认学生运动是人民革命斗争组成部分的观点，这一观点否认学生运动会引发其他运动，否认继续在大学开展工作的正确性，也否定了在工人阶级学校，在州立及社区的大学或高中里扩展工作的正确性；或者说，这种观点意味着无法建立一个以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为指导的革命的阶层。恰恰相反，正是在学生运动中，或者更准确地说，正是在黑人解放运动中，也如这个共识文件所见证的那样，萌芽中的革命意识形态正在逐渐形成。

将这一运动扩展到无产阶级中，既是必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但问题在于：工人的反叛意识会自发地发展？还是有（阶级）意识的共产主义者通过与工人的结合将这种自发性的反叛意识转变成一个有钢铁纪律的铁拳，能与其他阶级联合起来，共同粉碎由帝国主义统治阶级操纵的国家权力？革命青年必须到工人们集中的地方去，在那里开展斗争并建设干部队伍。这意味着，我们除

了要在学校开展工作外，也要深入军队和工人阶级聚居的社区，这也意味着我们要深入生产或者运输行业的工厂，那里聚集了大量黑人和白人工人。即使当我们与学生们，军队里的伙计们，社区里的姐妹们以及那些失业的男男女女们一起工作时，我们也应该提出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建立反帝的意识，并为了整个工人阶级的利益而推动斗争发展。另一方面，我们在工人阶级中开展工作时，还应当注意避免踩到经济主义的陷阱。我们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是找到那些能够掌握革命思想的先进工人，然后带领广大工人反对裁员、加班、通货膨胀、过高税收以及统治阶级对工会成员民主权利的剥夺等，并且要在工人群体中构建阶级团结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让他们深刻理解，为了整个阶级的长期利益，必须抛弃虚假的、短期的特权。斗争的核心是支持黑人解放运动，反对在工作和社区中的白人至上主义和男性至上主义。对于那些已经自愿放弃短期个人利益，参加长达几个星期的罢工运动的工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损失的薪水要比他们赢回的东西要多）；我们可以劝说其参与拒绝（统治阶级授予的）虚假特权，这种特权破坏了工人阶级的团结和国际主义精神，并阻碍工人进步。在我们所有的工作中，在尽可能地团结大多数人反对帝国主义敌人的同时，我们还应该集中精力巩固与产业工人的关系——坚定不移地把我们的运动引向由无产阶级领导的道路上，战胜帝国主义统治阶级，建设社会主义。

湾区革命联盟针对中苏边境冲突事件的声明

湾区革命联盟对中国人民和政府表示支持，同时我们强烈谴责苏修反动集团制造的针对中国领土和中国人民的武装挑衅。这一系列挑衅最开始发生在东部边境上的珍宝岛，随后在新疆的边境上又发生了数起冲突。

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断言中国政府的声明完全属实而苏修当局的声明是一派胡言。我们对我们的判断充满信心。我们很赞赏中国人民对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的支持，我们也对他们在言行上一贯的原则性表示认可。

我们对苏修反动统治集团近年来对苏联革命人民的背叛感到遗憾，并意识到他们两面三刀的声明是在为他们应受谴责的行为做辩护。武装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和武装侵入中国只是他们一系列反动行动中最近的几个。中国人民给这些背叛苏联革命事业的人起的名字是多么的正确。他们称这些叛徒为社会帝国主义者——披着社会主义的皮而行帝国主义之实的人。

苏修当局已经警告中国说他们的导弹已经瞄准中国了。好吧，你们真是臭味相投。我们这边的帝国主义者也有导弹正瞄准中国。敌人的敌人就是好朋友。军队动员起来了，炸弹也准备好了，美苏的最高层和总参谋部正秘密盘算着一同瓜分中国的战争阴谋。我们由衷地敬佩中国领导人和中国人民抵抗这一肮脏同盟时表现出的巨大勇气。美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都欠你们很多人情。

作为美国人，我们的首要目标是本国的帝国主义。我们也对与苏联人民的团结有着特殊的感情，因为我们有相似的革命任务。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打倒各自国家的帝国主义食腐者。我们有信心，在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帮助下，我们能够完成我们的任务。

我们的统治阶级知道他们现在正处于“如坐针毡”的境地。他们越是颤抖，他们就越会抱团。他们越抱团，他们就越是露出马脚。他们越是露出马脚，他们就越接近最终的灭亡。

**美帝国主义滚出越南！
苏修叛徒滚出捷克斯洛伐克！
敬告美帝与苏修叛徒集团：别把你们的脏手伸向中国！
这是全世界人民的力量！**